

集部

跨鼇集卷十八

宋 李新 撰

序

送陳公朝序

倚柱而笑女子之私憂以牛犒師商人之過計嘗謂食肉有大臣而女子以魯為憂憂非其職也謀國有强將而商人為鄭之計計非其職也然而非私憂過計者蓋魯亂則及身鄭亡則及家與其救末寧若救本則其智

愈遠矣禹貢梁州之域陵國最久長於秦地隸蜀於漢隸犍為魏設為州梁目為懷仁再變為隆山三變為仁壽土厚石深其民堅剛質渾宜有仁厚君子為西南之雄比日誰意士氣彫落服儒冠屨乃至造為俳語俚辭動輒嘲謗呫囁相語狋吽以爭居閭閻門操方寸之觚畫一尺之紙曰吾將疵甲而毀乙亦有父兄竄定黨類更倡識者聞之各驚相視訐人陰私間人骨肉雖甚愚小人有不忍言有不敢言有不欲言者孝子慈孫蒙被

醜聲深切骨髓若人何心哉夫嘲人乃以自嘲謗人亦以自謗非刑不能懲鬼不能誅而人不能責但過惡未熟行將自及耳某生長於陵凡五世矣有俗如此某何望焉是某之私憂過計者然也足下沉毅有年有可以動人者某知之久將治新都豈無意於厚風俗政成而後歸亦豈無意於吾鄉此僕所望也亦固所願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昔人酒酣有為故鄉悲桑梓所在不得不然此其常常者足下堂有上壽親他日版輿以歸足

以率人之孝庭下有諸孤撫字之餘足以率人之慈傳
聞詩書使羣公子厲精足以勸人之學歲入甚美旅人
鶵衣親舊狗馬丁窮困時補其無餘足以勸人之義釀
白酒劀黃鷄一觴一詠與父老相娛樂携妓登山可以
規謝公之遊插花起舞可以盡白傅之樂前日之風苟
視足下若此寧不少愧歟某少而賤知無能為而私為
憂過為計者殆必有說且出聞若人言見若人行某不
敢從若人遊決可保矣而不保吾弟吾弟猶可保也而

不能保吾子與吾孫吾子與吾孫習而熟之不免為偷薄所牽矣此正若魯女鄭商之當念也私為憂過為計將欲救本而棄末亦曰遲足下之歸足下行矣因書以諉左右者惟足下留意無忘此固所願也亦非敢望也

送蒲彥龢序

彥龢得邑資官寄聲來別且言或人誤我投之空山䀠僻難進意甚不懌來遊西蜀蜀大帥尚書王公方玩辟書以招客見彥龢愜甚以詫賓從曰某不敏三世侍從

獨以士報國為王氏家法昔事左丞蒲公功業文章在古無倫此段寥落乃今於蜀見公猶子典刑具在請以家法從事遂入閣草奏以劇邑留彥龢亦歷試之吾彥龢豈病歷試然為公計則得為彥龢計則失予始聞彥龢得資官喜如尚書公得彥龢時尚書公辟彥龢子復不懌如彥龢得資官時後旬王公左遷辟書報罷予喜如初資官小邑使才者居小邑不當喜而喜是幸之者然也使尚書公門下不遂得賢士賢者不果進當不懌

而懌是嫉之者然也幸之嫉之小人之事復仇報怨不仁者之用心也予與彥龢厚善無所怨惡何幸何嫉之也幸與嫉施之他人且不可亦不敢也曷於彥龢而然也非幸之嫉之而矣之也彥龢貴遊子自負甚力舉趾甚高氣習偘然與衆人異自昔南北阮馬冀王烏衣謝城南杜貧雖到骨而青氊犢鼻終作後世譚本為張緒三年客便自風流況久得左丞之教悻悻然去之哉苟以為吾貴遊子小官小邑非才者賢者所宜淹而辱之

則資官何負此予所以樂彦𠏉之往也城郭修大聚落夥實舟車輻𣥺宫室堂奥輪奐吾適然寄之耳民頑吏悍不難繩事之叢曠在所處皆彦𠏉餘事登髙而賦煙雲泉石春茗秋蘭皆彦𠏉臆中之帑時探以出平時落筆輒千言事或奪之今無事語益工造道益深矣一道人物如彦𠏉不在第二一道政事彦𠏉得第二餘人得第三堂堂諸公洗濯風裁彦𠏉第往施種石田亦必有生之者予昔攝官成都候大慈鐘聽銅壺鼓挾刺以出

倒篋以歸食未下咽而户外迹滿歳弊馬月更僕俯伏迎謁猶專傲名於世俗盃酒書劄之約一忘夙諾則横議出矣此時所養消泯殆盡至今念之搔首不已夫辟書報罷是天以遠業資吾彦龢也予喜之者此也豈幸之嫉之者然也榮有王庠於予為德友上計禀事墨綬趨府以其餘時顧一歘之其為人如陽城元紫芝今世未有斯人予以此厚彦龢猶慮兹往他人誤君

送王井研序

西南之人老死不識海蓋不問而知其深且遠也士大夫相與言量必借海以喻水行地中其大稱黃河嘗登大伾觀其北注一望渺茫極目無際至曹仁而分為二股至歷亭而分為五股一股之漲越千萬潯滔滔而東歸宿大海纔涓流耳旦浴日而出之暮涵太陰而宅之蛟蜃之氣出沒為樓觀珠貝之光騰而上者五萬里鯤雖大鱷雖鰲鰕蛻雖微細咸受而藏之予閒濵與海隣誼夫知海為最詳故所養將有取於海也空洞陂田綽

若有容足迹所周便見涯溪此又何足為誼夫道哉誼
夫堂然古丈夫哉冠據㮄似不可向而悠久處喜慍莫
見守研溪之民凡三年始至不增威旣去不減猛四境
之内譽日聞而誼夫曰此愛我者所溢也九品之卑而
晩聞相知誼夫曰此予有所未逮也凡欲求誼夫之急
迫躁競不可得誼夫今去矣宦遊無定予或一到海上
窮深而極遠并一測吾誼夫別後三日所養尤不可知
也

送趙彥成序

東家儒者余視之葢丈人行也冠履步武未始亡律鳴中韶灑掃蹈規譚天人性命以挈其徒訂是非於有司大抵如聚訟號先生長者尤揖讓比肩外類不爭而喧豗喔咿亦筆下多口者也其徒往往饑寒乞為市人所嗤侮然儒者終强項不恥余每念之西家之子病狂十年操刀揕遇人輒扶之剌之忘貴賤之勢耆艾之序舍者見之避席而走在輿者為下坐者為起耕者釋耒而

返行者讓畔以去退肅屏息畏之如大賓客及其捨刀筵仰天畫地拊髀嬉遨則相與環而觀之趨趨于于如太古時人樂以忘憂終日親之而不懌其悲而哭則噭噭淒卒雲寒無光夜昏失色聞之者涕下沾頤謂非漆室女即杞梁妻非阮籍窮途則唐衢憤世者也泪盡繼之以血聲動左右天倫之機發於自然又相與哀而憐之如放臣逐婦不得志於人間不可一日偷生而苟活者也及其履危冒險死生之大不得與之變而況榮辱

乎是殆不足以攖拂之也某與彥成身儒行儒幾三十年矣曾未有畏之如彼狂人者親而樂之或哀而憐之或不能榮辱之如彼狂人者為人而使人敬之如大賓客親之如太古時人不得已則哀而憐之如放臣逐婦不然為有道之士而使人不能榮辱如是亦足矣既不能强又不能弱蹣跚流浪以禮發冢以詩書為姦俗學無用陳腐齒頰以盜么麼蝸國之名身被坑冠被溺羮無牖户無樞何特為市人所嗤侮時窮天阸如吾東家

丈人者不知幾千百士我其杓之人佯為瞀亂不靈不解曾不能窺西家之髣髴欲以全生欲以養真而盡年下交末路澆薄不美陸沉於俗託一壥以避世無得喪存亡則接輿箕子正是我輩人行矣吾有狂藥以酌子有狂言以詠子酒酣興作我悲則子笑我笑則子悲人其謂子狂者耶我狂者耶可以友乎其不可耶可以狂乎其未可耶得狂之名而甘心將推而不受歟

送空源二教師序

空源二教師少年跌宕長安市上酒家眠三峽誤遊蜀山如畫不歸去自厭勝處散行陋邦直饒說得雨花空中亂石點頭身蔭五色祥雲坐致八功德水亦只是箇肩板漢蠹魚經笥造成口業二教師不自知亟還大慈研精故紙鑽透牛皮正以含血淬空先觸已口若便擲筆㸐疏亦未有是處在二師還委悉否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珍重珍重

送張潛夫入道序

天下事固有如此者予方外忘年張潛夫一日謝其家
抵帽於地哆去革帶曰噫我五十年為愛慾紼纚投濁
河洄洑苦惱坐火宅若焦若燒不知世外有清涼境豈
可作底突效彼必死囚我非愛吾身與愛吾家者身非
我有家亦非我有則身外之物得而有之耶且門施行
馬門不自以為蓋車有蘭班車不自以為蓋蟬貂為冠
褚皮亦冠編珠為舄其用與芒屩則同而我何牽於物
姑蘇臺雷塘路聲色未窮過客悲渉保如意之安悼戾

園之帳生不及忘懐死未能瞑目而我何惓於家顧道籍祠部請作佛子習為小乘觀吾為善知識日掬月治因縁未熟猶不失為一等閒人安樂無事午枕鼾眠即是極樂國以無累之軀為有道之士我何苦不為所以潛夫之志如猛将摧堅有進死一尺無却生一寸前此固潛夫所病予亦病之此既潛夫所易而予所難也夫好惡得之性天不可以勉燕方丈羅鼎珍求適於口而邕以痂為美佩蘭芷藤華屋求居於潔而赤以溷為潔

陳尸屋下行殯道上水涇馬癖各得遂其意予姑遂吾意明日與潛夫異者特衣服室廬耳潛夫能詩而善畫如劉奉先畫如李長吉詩讀子美歌山水幛如見奉先畫想奉先畫則知潛夫詩讀牧之序長吉集則長吉詩可槩見長吉詩可見則知潛夫畫要之不貴丹砂曾青與不作古人以經目者予往與之飲潛夫發言則坐客哄堂頭不接席則巾濡盃每每於此不凡明日潛夫不復隨我議此矣古來凡聖合并善惡多岐大慈若一雲

夢況佛不從西天來獄不從地下出潛夫潛夫勉旃勉旃珍重珍重

送宇文修撰序

望色聆音以知病之所從起此善於其事者往往能之遽謂之聖與神可乎然平處詣情高處詣理妙處不可以言傳非聖與神每每不到十全其八今不可得古人謂之下工十失三四今人之常而古人謂之愚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道大行則殺人愈多無刃與梃而司命

天下之人十全一二十失五六死者甘心其生者不以
罪醫然則奈何夫診一臂按指寸口訂浮沉長短滑濇
以窮隂陽逆隂陽以較虛實數呼吸以定所損借故以
譬輕重如循楡莢如循琅玕柔如鷄踐累累如鈎此其
平者而謂之當治春弦如新張夏鈎如操帶秋毛如吹
冬石如彈此其不治而謂之易治其甚疏者不識楡莢
琅玕為何等物車蓋為何等狀古人目不見太山耳不
聞雷霆以己之呼吸數人之脉至而令人流涎吐渦笑

譚不止指在魚際或在尺外而曰我善醫當吐反下當汗反吐户外雖滿而殺人亦為不少矣閣下以文起家得時盛名久次郎曹徬徨京雒講禮太常外求民瘼者已數十年矣秋風揺寒吉服宜起天子命我莫敢告勞幸今法度嚴密紀綱維持而國朝無有受病處獨西北為憂黄河為患操方技者盈庭曾未能已此且黄河貫地中猶人之榮衛邊鄙猶四支築堤以壅疏渠以泄然後河乃安流榮衛不得其適故結而為癰潰緩而絶經

絡弱栗不繼是筋不勝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是骨不勝筋骨不勝則四支委矣榮衛之不適四支之委醫者之罪也閣下傳巫咸和緩之術滌腸級腹有其藥肘後萬金反魂起廢於倉卒尋常之間彼榮衛之不適四支之委疾不至骨髓而箴砭可及閣下行矣他日聚毒以供醫事則備其一焉志之無忘

劉氏藏書序

錮鏤金鏴鈊鋪以為器繢紛玓瓅珠璣以為衣割裂紈

綺繒綃以緣體髙輿大馬以驕氣囊金篋玉以矜富夜光明月名畫古皿以為耳目之玩好公卿貴家富人豪户惟恐其不盡有也然皆狐兔之藏盜賊之資僕見之多矣不如堂上有詩書牖下有史傳羅孔校孟搜揚絡韓古人竹簡今人紙軸百家九流無不備具此善蓄書者也然不肖子弟一日有無賴之遊廼父廼兄之藏遂為世俗展糶之具僕見之多矣不如善守者複壁重囊錦緣繒飾緘以縢扃以鐍輕塵無揚百年不逸此善守

書者也然吠狗不知星㝠行不察里耳無聞目無見沒齒為腐夫頑人僕又見之多矣不如善讀者弦歌口誦下帷杜門日與黃卷聖賢語一編數句立富貴功名往往有不朽之餘榮而風流氣耀乃與世俗不相商較此善讀書者也東都劉氏無他好為布衣而所蓄與祕閣埒是某所謂善藏書者也後之人其善守邪守不足貴其善讀邪某西蜀隆山郡讀書人也敢告不敏某年月日李新元應序

小一姪字革先序

伯兄之子君俞索命字以革先字之客難之曰字以飾名古今相因君俞之與革先殆不見内外將有說焉僕請畢所謂革先之意而質諸疑者曰予家三世十頃田歲時伏臘飲食祭祀冠婚慶弔於是乎出不豐不約不增不損革之者其在子也予家三世五畝宅前有廊廡後有堂奥避風逃雨於是也在不丹不刻不侈不儉革之者其在子也予家三世非富商大戶廏無駟馬廩無

多藏聲色不高器服不僭兒無觸法冒禁之遊婦無曳璣裂組之裾革之者其在予也予家三世非貧民遊手束帛可衣生産可務不可諱猶有後凶年則餘儲羅絡有親良雅素有朋舊革之者其在予也予今婿成都良家子而阜通山澤利不過數年遂為富家翁是昔之十頃田五畝宅革而為百革而為千以至於億萬予所不能知也革而為有是予所謂富商大户革而為無是予所謂貧民遊手此又予所不能知也他日子有兒兒長

無使之趨利吾聞之智而多財損其智愚而多財益其愚吾今謀舉進士第與我同志則庶幾所謂革先之字為不妄也子勉之哉勉之哉戊辰四月日叔元應序

姪革奇字謹先序

夫事至於無能勝物至於不可擬然後以奇而稱之然事奇則生怪物奇則生駭怪與駭烏足貴哉昔人有斷犀象敵虎豹者操戈橫矛深入水陸父子昆弟攘臂不顧日以較獵為務且虎豹犀象何所用邪豈其皮毛齒

甬世所珍重邪富家貴人玩耳悅目故虎豹犀象有死
無救又有雅好山水者行及吳越佳麗清秀植足躊躇
終日不去遂成其癖有愛士者見燕趙之士魁梧辨給
捐觶啟口嗟惜羈紲特甚卒不及倜儻大抵目之所視
耳之所聞至於怪則疑駭則惑適今吾子以奇命名矣
使我為字且告之曰虎豹犀象以奇而取敗吳山水以
奇而成癖燕趙之士以奇而見拘吾子將有言也言奇
則招憂將有為也行奇則招辱此君所當謹也故字之

以謹先儻有大於是者亟易之而勿傳十一月日序

說

命馮氏二子名說

馮子居家自樂二雛以為譽則非澼以為計則非疎丁名稱之未立倏有詗於羈容於是目其大者為元龜小者為連壁鼓喙未畢馮子避席曰滯殼難化刳腸不疑甲蟲之類其名為龜昌以命之者耶對曰不然覆之以祥雲貳之以神蓍巢之以美蕖浴之以清漪方斯時也

身無意於媮生輔之以載書丞之以玉櫝条之以公卿之謀祓之以太史之祝方斯時也義不可以辭死鑑蟬蜕之不固區八卦以自護慼慼恩之莫忘歷三鑄而左顧元龜而軒然而呈千載之圖乎寧默然而揩四足之床乎而將獻夢於元君乎而寧曳尾於塗中乎馮子又曰荆璞則刖周璞則腊不副其實易名連壁曰不然剖劚之以干將礲錯之以燕石淬之以虞泉裁之以鈿尺以彼之利器成此以為器者也上合日月之行下範辟

雍之水貴玉者未至而索疵者至矣禹寶一寸之晷秦捐百雉之城一則子重一則子輕連璧而欲寘盤飧以締反國之君乎欲列文箱以賜立談之士乎而將照於諸侯之車乎而寧辱於匹夫之褐乎馮子頓首敬謝不敏君子贈言飫於八珍泠然似風煖然似春請以此銘大者之檖而書小者之紳

呼盧說

善呼盧不必其勝負不善呼盧者必其勝負善呼盧者

不勝則氣平聲調顏色泰定而其財若有餘勝則氣益
卑聲益下顏色益柔而其財如藏九地之下不善呼盧
者不勝則氣烘然而怒聲蹶然而戰顏色青艴不一其
財惕惕然而匱勝則氣盈如聲蹻如顏色揚揚然而其
財如布九天之上故善呼盧者每勝不善呼盧者勝日
少負日多夫道不行於妻子妻子真勝者耶不行於一
鄉一國在不行於一國天下在不行於當年後世在孔
子善呼盧之術蓋遺之子思子思死遺孟軻荀況孟軻

苟況死遺揚雄雄一不勝即大言美新他日禰衡潘岳輩腰千錢求一擲洶洶暴躁矜己傲物望塵拜人卒不得其死薛稷宋之問至為人捧溺器柳宗元劉禹錫至附離匪人財有限志在必勝吁奚其負之多也古號文人恌薄恌薄者不善呼盧之徒歟大儒無敵呼盧之徒慎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跨鼇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湯逢泰

謄録舉人臣李憲喬

跨鼇集卷十九

宋 李新 撰

上書

上皇帝萬言書

元符三年五月十一日興元府南鄭縣丞李新謹昧死百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覩詔書以四月一日日蝕許中外臣寮及民庶實封言事者臣學闇識陋不能深明治亂之原謹條當今急務析為十事以應詔書所求伏

惟陛下裁擇臣聞天不言示人以象天子繼天故應天以實行無用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為古人之禮經其誣甚矣春秋書日蝕書之而已不言禳禬之事而左氏乃有用牲用幣擊鼓馳走之文書曰建用皇極謂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洊臻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薄蝕是也而古人乃有避殿徹樂減膳之事是皆不求其端而修其末不推原其失而狃習之臣所謂行無用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為古

人之禮經者此也迺者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在畢八度夫日宗衆陽而象至尊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陽生於復至於巳則陰爻盡矣陰爻盡而猶蝕明陰侵於陽是猶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可以不慮也臣竊念陛下出膺寶緒乘龍御天純乾之象也朔一月之始也即位人君之始也天其或者警陛下於其始耶春秋謹乎始所以舉其終君子謀於始所以慎其事方小歲求賢以為助訪落謀廟而後行綸語之數初自微以及著涣號

之發亦惟行而弗返一設不當則舉棊不定再慮莫中則置器非安汨河之源而流卒於不清亂絲之端而末至於不理此陛下所以思正其始也仰惟陛下仁孝洽聞睿智有臨而更求已躬之闕失大新憲度刋去敝蠹而復咨政令之臧否欲分左右之忠邪故未即乎正殿而知親賢之為急欲明風俗之媺惡故未加乎元服而知民事之不可緩廣垂漏泉而懼上之德澤不下究大闢言路而恐下之疾苦不上聞雖舜之紹堯中宗之繼

太戊孝文之起代邸稽古願治之意不過如此而臣竊
有議焉自臣結髮讀書彈冠從仕釋負薪之憂而索大
官之廩者已十年矣目之所睹者信以傳信耳之所聞
者疑以傳疑屬在遐徼叩閽未得流賈生之涕抱嫠婦
之憂蓋亦有日矣丁紹聖有為奸臣擅命朝多忌諱殺
身亡益而狂狷之論進不得吐退復鯁其喉而不得下
見庶人之議於道商賈之謗於市則又與國包羞而懐
憤也幸今陛下揭至公之路來直臣之口臣雖踈愚請

畢以獻非陛下赦而容之孰肯右臣言者臣嘗謂方今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貴任不及宰相朋黨之風熾臺諫之職輕士不素養而用師不素慮而出土木之役興財利之臣進西南亡備以虞倉卒之變内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遠士下吏不識國體繆悠之談欲以上移天意動悟萬乘午夜甲帳乙其處以終篇是非野人之芹則遼東之獻豕者也何謂權綱不在人主自古固有專之者矣政在陪臣則諸田分齊政在大夫則六卿分晉在

房闥則拱手在外戚則跋扈在諸侯則僭擬今之弊釋
此而在宰相曷以知之臣嘗見其挾天子而報私仇摟
大臣而生死之鼻息干雲端芻狗視同列臺諫斂袵道
路側目方哲宗皇帝春秋鼎盛可與有為可與無為者
也不於此時輔弼以仁義啓沃以道德今日兵革明日
祥瑞是進之以好勝喜功之心而萌夫驕汰之志則聲
色之奉臺榭之樂無所不至矣是蠱人主而奪之權也
此與夫言天子不宜登高登高而國耗不宜閒暇閒暇

而觀書者同也且神考憲度利於民者不一元祐諸人變更倒易失之太銳既竄其身又錮其家廢置其子弟蹊田奪牛不已甚乎於是排元祐者進士取上第小臣得要官有可以逞憾借交者反復探導而躁競之士爭致其身非善攘人主之權者不能為也瑶華之廢哲宗皇帝固嘗訪之宰相矣禁掖秘嚴事不得聞而一言喪邦焉用彼相乃至設鉤摭以防民口引羣小以固本根恐其權分則虛右揆而無所薦拔欲膠其權則植輿援

而不恤公議黨已著矣而田蚡之除吏尚未盡門如市矣而欽若之子壻尚撓法作福作威塗人耳目尚賴祖宗法度磐固嚴密周慮遠顧而承平之人不敢變名姓以復讎養刺客以為用匕首雖銛利不得發盜賊之嘯不敢激民以首事臣恐久假不歸專之不已而堅冰之漸養虎之患虞在後日則是辨之不早爾昔吳楚七國反以誅鼂錯為名侯景陷臺城以誅朱异為名禄山起范陽以誅國忠為名今天下嗷嗷亦必有指宰相以為

名者臣願陛下收還權綱總攬在己賞罰之任名器之重雷動淵默出神入神端持太阿無授人柄豈惟天下之幸而亦宰相之重幸也何謂責任不及宰相古者三辰悖序水旱失時災異生變疫癘迭作盜賊竊發蠻夷不賓率以咎丞相丞相亦以不稱職上印綬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勉留之曰君上書歸侯印丐身謝事是彰朕之不德其專精神邇醫藥强起視事以與朕共治丞相固請則賜之以養牛上尊酒不得已而許之則杜門

省愆免冠待罪甚者曰朕未忍退君其審處焉則丞相
自殺淮南衡山稱戎而公孫自以為無功居位使諸侯
有畔逆之謀平原東郡民多餓死而魏相亦以奉職不
修致災害未息永徽中自三月不雨至九月而張行成
告老焉熒惑守心而罷方進日蝕而罷王商問牛喘而
内史以怪丙吉閉坊門而陷濘者以辱再思方今丞相
殆不知此而朝廷亦不以此屬之高堂鮮言務養崇貴
曷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稽考程案顧問鹽米曷與

什已者游而若已者趨乎八座議事而丞相睥睨如以鵰挾兎則一切婞嫛氣焰十倍寒熱自殊則模稜以求茍容伴食以希無責其間和事恐垢者又比比也始霍光謂蔡義可制故引以同職林甫謂陳希烈可制故援以知政若是而朝廷何賴耶頃者河北水災齧地千里蕩室廬汨牛馬老弱轉徙箱筥錡釜簞輅籃縷號泣道路州縣畏其聚而無給則更勸而遞遣占富人之田者未暇耕鑿而死者已十八九所謂賑濟之法第行空文

爾自雍以西米斗千錢而京東西物價翔湧兩蜀巴漢之民採橡實屑木皮以充其腸而屋無尺椽突無燧烟獸游于市鬼哭于庭死者若蟻潰麻仆殆不可以占而記也朝廷曾不以此責宰相也宰相亦不以此謝而去也臣願陛下用鎮撫燮理之任專責宰相則天工人績庶幾乎熙而理百辟卿士庶幾其率屬此國家大體非愚臣之所能條布也何謂朋黨之風熾當堯之朝有舜禹稷契皐陶太戊之朝有伊陟巫咸文王之朝有閎夭

太顛散宜生武王之朝有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宣王之朝則有山甫申伯方叔召虎之徒然不聞其有比周之歎何也臣嘗謂朋黨之原始於東漢盛於唐甚於本朝為患最大而最深者也方今其標榜曷止三君八俊其熏焰曷止八關十六子其禍之起曷止李杜其憾之結曷止牛李退休偃月而經營擠報者累累皆是也背公死權佩劍相笑飴漆不能過其密神鬼不能窺其奥張弧於前設穽於後其甘如薺其裂如蝮笑閒藏刀盃

酒殺人者累累皆是也自古士植朋黨卒死於朋黨風俗薄於朋黨由朋黨而亂法者非一日也一黨去一黨興根株蔓延不可芟薀天子巍然其中為之證佐而已既排其人則反其言其言反其法變勢不得不然也且進君子退小人太平之本基可則因否則革天下之良法前日之士無賢不肖一切目之曰元祐黨詆之惟恐不力前日之法無可與否一切目之曰元祐法變之惟恐不盡逐之惡地褫職削階者五十餘人夤緣薦舉從

而遷罷者又不知幾何人也始時讒媚之人為十九章以激怒哲宗皇帝和之者緩緯如織雖嶺南若人蒙罪以去迄今天下不知其由謂其有姦謀則昔漢桓帝之立止於殺李固唐憲宗之立止於殛八司馬不如是之甚也然猶明告天下咸使知之夫惡不可掩罪不可赦嫉之者與天下同嫉之也棄之者與天下同棄之也奈何執政者實以攻黨而反以罔上又以罔民者耶元祐詐理欲其改過不吝俾之自新捨此亡他意也日月之

食而更則人皆仰之惡人齋沐猶可以祀上帝而含垢
國君之盛事使過古人之用權者也前日設訴理所執
政者取刻薄吏司其職抉剔案牘吹求疵病槩指而摘
之所雪者輒報罷而詿誤者益張也是豈聖人記功忘
過之義耶夫治道惡太甚見淵魚為不祥尅核至則不
肖之心生疾不仁則為亂之心速況已湔濯之矣而復
治之何也是所以闢告訐之門而長怨讎之府欲以此
召迎和氣弭寧天災得乎茲朋黨之弊也且自古及今

人不勝天人定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此忠邪之分枉直之判所以有待於陛下也陛下臨御之始召元老于外咨以大政海隅蒼生咸謂直道更興正人在上而猶懼張權輿作坦腹之謡劉崇魯有掠麻之哭則人主疑之而不察昔小白問害霸於管仲曰任賢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者害霸也唐文宗謂宋申錫孤直擢而任之王守澄誣以不道幾弗免死此又在陛下待之以不疑而察之欲其至也何謂臺諫之職輕古者御

史大夫次丞相司諫亞九卿皆天子得自除授非以時
薦而時用之也非限乎資格也故名其居則曰御史府
或曰肅政臺名其官則曰中執法或曰大司憲嚴其任
則為風霜也端其本則曰綱紀也分左右諫諍輔人主
格非心糾百官不如法如豸之觸邪如草之指佞勑容
其批也詔書許其封還也裾容其牽而止也檻容其折
而勿治也何者司聽欲聽司明欲明使天下之情上達
上之過失以時而聞元首之耳目不壅蔽而亡飾非遂

事之失假之以疾惡之權而實自以為助者也若人君自聖於不諫而宰相怙升沈之手以閉拒公議則臺諫之官結舌飲忠約時情以去就殊未免過屠門而大嚼立仗馬者不嘶尚可希片言之助以寵進君子沮排小人也哉然用之非其人則將據要津以自保而一切觀望假道烏府以為清要之津委靡備位否則懷怨隱慝席風聞以報其私而為之地者又安其說而不疑是非奇衺雌黄於匹夫之齒牙此被繡仗斧者所以不厭其

心而至公之柄返困於倒持者也亦未聞朝廷以直敢養士氣而俯仰寵拔與之溫言貴之禮物以吐其骨鯁開白獸以助勁力賜黃金以比精厲而區區言官猶車中女三日婦卷懷皂囊而伏蒲請劍寂世不聞其人矣亂之初生臺諫為虛名亂之又生臺諫為備物鄒浩以言立后事得罪中外之士恬於故常學為轅駒安於豢蓄容容日久一聞其風則或笑或駭立朝右者或目而憎之嗚呼古人之所甚易行今人之所良難知此衰世

之弊而見於華旦者甚可傷也夫世無採詩之官以拾民言又禁之使不得言道無朝端之木以習士書又禁之使不得陳賢良科廢而人吞直聲匭函名存而士司冷局天子所賴獨有臺諫官爾臣竊謂哲宗皇帝强明疏通不待㓨拂而曉者大臣專恣築塞言路外峻刑法以拒脅來者士欲全身遠害呼吸以終天年者亦不肯自投諸淵然而鼎鑊白刃若置之通逵付之士師考其疏論萬萬不中則坐之誣罔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何

悍而不爲耶近者陛下擢豐稷孫諤龔夬陳瓘等列之
殿陛斷自聖知大協羣情臣願陛下每於閒暇之時旁
採清議區別名流躬自抜識不以付大臣使行私恩以
叛公正而臺諫士自以爲天子門生則効誠竭節於萬
鈞之下而蕃衮之正直晨風之飛集足以跨越古昔兹
事體大伏願陛下不以爲臣言愚而力行之亦社稷之
福致治之本原也何謂士不素養而用古者開石渠東
觀以論經天禄以讎書宣室承明以訪問皆天子自育

人材平居無事養之有素一旦加諸上位使之陳力就列左之而宜之右之而有之以為相而廟堂無備位以為將而閫外無敗績使之昌言則真御史也使之居百職事則名卿才大夫也置之近侍則正人列之郡國則循吏其未用也則或目之曰此國寶此南金此清廟器此明堂材此千里駒人主振其侶若鵷鷺高其選若瀛洲時雨之保護菁莪之樂育而巖穴幽隱玉彩星露下僚英俊錐囊頴脫號為得人之盛而三館之士天子往

往微幸其處處士布衣得占詩進見載之輅車導之金
蓮使參鈞天帝所之游以激奬英氣故拱把之杞梓有
干雲之志而一班之於菟有食牛之量或引之便殿訪
以外事宰相所不知諫官所不言者借筯假笏得盡間
燕而内相帝聽日聞所未聞矣非養之有素試之亦有
素矣今郡國庠序之地以家老圃大學教化之原以宗
游譚謂他時十科適增長浮競而日者宏詞又闕通權
要其與選者皆近臣之子弟四方寒士才力雖高奈有

司之不公不明者何自丞轄而下府寺之要臺閣之妙至一牧守一監司遷除補叙出自權門天子頷之而已且管晏之智不可以方伊尹吕望伊吕之功不可以擬風后力牧騏驥千里駑馬十駕洪鐘百叩沙石一擊人之才器之相遠也非今日矣騃而談兵則括不可以將騃而用客則武陽不可以使司晨必雞吠盜必狗織必婢耕必奴其所以養之者乃求所以用之也臣嘗謂粹美王道粉澤治政卿雲黼黻以昭回雲漢之章盛時豈

謂乏人而代王言操帝制者詞氣卑弱反衂國體俗失之俚輕失之誣秕糠我制度斷絶我繩墨所謂大雅溫厚之訓簡諒易直之文或近於嘲駡不幾於攘臂而捽之此識者所怪而流之遐陬適資外夷之笑也至於治河者以河決奪官奉使者以辱命削職廉吏十一貪吏十九民社之託莞庫之寄汚穢簡嫚吏議而去者略無虛日夫蟲莫知於龍劉累豢而畜之獸莫戾於虎梁鴦養而馴之士不可養歟亦不可用歟以楚猶多賢臣以

衛猶多君子皇宋造邦百有餘年文物之盛比蹤三五非楚衛區區小國之比而一職之闕緩急擇人則天子假名器於近臣近臣斂恩意於私家大起寒滯之歎甚亡謂也臣願陛下養士以歲月日與二三元老講論人物磨礲漸勸取其姓字書之屏風覆之金器舉而用之以為治世先務從民之望以新天下之耳目豈不偉耶若夫朔方節度得其姓不得其名歇後鄭五有其名而亡其實除韋巨源而朝廷解體用牛仙客而士大夫養

恩房琯有浮虛之名崔湜無經濟之略是又人主不可以不戒也何謂師不素慮而出臣遠不敢舉三代近不取五季其間疆臣專封而割據山河如魏晉之時則臣不復借喻臣嘗謂漢唐之地廣於本朝而法制不及法制不及雖多奚為也漢興封建子弟大啟九國燕代有鴈門以東齊趙有常山而南梁楚奄龜蒙而有之荆吴擅江湖鹽鐵之利淮南總山澤之富諸侯之國聯三陲而控胡越天子止有三河江陵巴蜀雲中隴西凡十五

郡而公主湯沐列侯之邑尚在其中唐列藩鎮以為輔而大歷貞元以後益更員横田宏正盜有魏博王氏盜有成德朱氏有幽薊李氏有淄青劉氏有宣武吳少誠有淮蔡或一傳或再傳或三四傳或一姓或再姓或三四姓四郊多壘唐天子號令所通者不過河湟數郡是四海之遠賦之所入者十之一二已遠惟祖宗深鑑漢唐之失以立法詒孫謀而不窮内無封建藩鎮之失外無戎人侵擾之患坐而守此萬世帝王之業也以中國

之實甲兵之利可以坐扑四夷而祖宗不肯輕舉而輙發者智慮深也澶淵之役豈得已哉方今用兵連年不解青唐順義散而復圍是得其地不足守降其王無所用之勞民費財職此之由永念神考之志謂羌夷驕黠為日已久侵暴我黎庶虔劉我邊陲天威震疊欲待時而動舉無遺策睿謀神算臣愚不足以知之然臣竊觀夫積粟如山是取於民有制也宿兵於農是教於民有法也志已先定矣計已熟復矣糧已積矣兵已練矣一

舉而用之豈無成功也哉今廟堂之上倉卒造次築一城俘一級喜見顏面賚予四出使之拓土至玉門列張掖酒泉武威等郡如漢武帝時若是不知朝廷何以為賞也日者固常妄發救援行軍死地老師費財闕輔空困是皆慮之不素也且今叩關請命未必不包狼子之野心而築城受降未必能斷匈奴之右臂而又契丹輔車相依縱觀勝負强弱之勢徐起而乘我此尤令人寒心今欲進兵亦未可釋甲亦未得臣願陛下遴擇良將

堅壁以守少休士卒訓練加勤積粟邊鄙待時而動以追述神考之志所謂萬全之師豈不韙耶何謂木土之役興臣嘗論大禹之卑宮室不如堯之茅茨不剪武帝啓千門萬戶不如文帝惜中人十家之産以禮考之天子之制有三朝有九門以考工言之夏后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堂其度如此而已治人事天以養體者亦惟如此而已洛邑之營止均諸侯之會不聞其為游觀之美靈臺之作止同庶民之樂不聞其崇私已之

奉蕭何治未央孫盛之論以為開後世之侈楊素營仁壽裴矩之料以為必婦人之說諸侯黜堊大夫倉則楹不可丹春築于郎冬築于囿則譏臺不可為故阿房就而大盜興紫閣成而國用竭驪山幸而荒靈光成而亡以至鹿游姑蘇香分銅雀未暇風雨之避而招兵火之憂再行宮室之塲而增禾黍之歎者古數有之殆未可法也邇者月臺之造龍艦之制以般之斤工輸之巧晝夜雜作丹砂曾青之所圖繪香棼柱楣之所紛奕礛金

玉以次第為步割龍蛇以飛走為戲陶甓倍於南山之土釘頭多於太倉之粟以鬼為之尚憚其勞以人為之皆知其不可而又繁飾服御增崇佛廬夫司農不能供無訾之求諫官御史未嘗有一言之及閹寺希寵則樂成奇麗以蕩揺天心庶幾荒淫不度顛倒裳衣以滋禍亂之芽而探矯命令與知朝政以隳紊祖宗之法者在旦暮也幸陛下繼統以清躬先天下黜淫靡之觀究支費之蠹前此者已罷而勿居則後來者宜勿啟也臣伏

願陛下日慎終戒防微杜幾書無逸為元龜置欹器於座右仄席儒者而與之考古今成敗之由疚懷民力而躋之仁壽之域則堯禹之至德孝文之恭儉亦陛下所常行而不為異者也何謂財利之臣進夫先王生財有政理財有義而論道者以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說禮者以謂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使養天下者揣本齊末厚於人而薄於已知所謂不貴難得之貨則雖借黃金白玉以翼而不能飛借明珠以脛而不

能走非特使民不為盜而已也知所謂不必藏於已之意則家給人足猶吾之胠篋而掌握盈虛來如江河積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非特惡其棄於地而已也季道末世經營天下猶寒家細民務爭錐刀而有司之吝賢士大夫不敢輕議其失得則桑弘羊起而為公卿皇甫鎛進而至宰相財利之臣得志矣且許行以滕君有倉廩府庫為厲民而記史者乃謂倉有紅腐都有朽貫為富貴之美談王制又謂國無九年之儲則國非其

國而鑒古者則曰鉅橋之粟洛口之穀為興王之資則財用之積散與夫取予之多寡果在於時君世主因事趨變不拾狼戾為有餘不強隕穫為無節求適於當而已夫以父擢子則必貧旦旦伐木則必微而寡婦之利童子之餉無非吾國與天下也若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使之稇載囊負各滿其意以歸見於聲色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來所以父母子民其愷悌忠厚發於詠歌傳以金石以至于今而不衰也方今利孔百出臣

不敢徧舉獨指虐民之大者一事為陛下畧陳之且摘山以為茶民之朝暮不可闕也議者以謂戶部之計茶利歲入不訾邊防之用仰此以為喉吻之哺故朝廷假其權大臣怙其勢而司其事者過桀跖之徒奉其法者行水火之政臣官漢中目擊其事利之所在民賴以衣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未易可遏也而比年禁其私販五木巨械鉗首貫足考一逮十考十連百囹圄無虛刑餘半道而冤痛之聲至不忍聞夫臘茶之直數十倍於

草茶而其罪惟均細民輕以觸法自昔然也今官賤其直以市園戶不吾市者為私售酷其威以脅州縣不吾從者為沮法陛下試令諸路提刑司具斷獄以上聞則緣茶事坐者十倍其他也交通貧富貿遷有無商賈之職也茶事半天下則商賈不通商賈不通則關市之征廢他司歲計日朘削矣而又月計軍儲官吏之費歲總侵欺失陷之數其所得者僅償所亡是所謂朝四暮三割膚肉以啖口者也至於縣官苟旦夕之譴則抑配良

民以津積滯而他司按劾所不得與鋪兵為盜賊之淵則轉寇良民以資口腹而有司坐視所不敢訶故每茶使一過則聚罵族誹思臠其肉噬其臍呼天而詛操矛而逐之何啻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奈何朝廷益重而委之臣所謂財利之臣進者斯人之徒與陛下之遠民恐不聽此而矜怛之耶閭閻之疾苦此其大者如陛下以為鹽池之壞未復國用尤急於茶利又神考已施之迹不忍遂輟則宜求長厚之吏以補使者少緩法禁支計

博買外許之通商則德澤下流孰有遠邇耶何謂西南
亡備而虞倉卒之變夫患生於所忽而燕安為鴆毒之
懐壊防之水始於蟻穴擠飛之鳥肇於桃蟲故聖人於
萃聚之時除戎器於既濟之時思患而豫防之今朝廷
惟知備西北而不知西南之可備也且自威茂黎雅以
南正古之南詔南詔西北接吐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
巫自唐時已更臣而數叛閣羅鳳之攻雲南劍南節度
鮮于仲通乃有白厓城之敗天寶中異牟尋與吐蕃并

力入寇令其下曰為我取蜀為東府杜元穎治西川王
嵯巔乃悉衆掩邛戎嶲因陷三州入成都止西郛十日
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今南蠻種類已離而不合西
戎道里自梗而不通其勢不能并一然國家晏寧日久
兩蜀之民數世不見風塵之警白首休居拊子孫以待
盡賣劍買書廣強誦以竟日外戶弗闔而無有犬吠行
人千里而不持寸刃恬玩已久臣恐一旦有急則劍外
州郡為蠻夷區落是入無人之境而莫之攖拂者矣臣

蜀人也知之詳矣嘗見乞第寇瀘川董阿丹寇茂州上煩朝廷命帥遣將而飛輓之饋一方騷然今蜀兵驕懦不可使飽稻飫豕十九如瓠䎱風正嚴緩步一舍已呀然汗矣萬一有變是決不可使也蜀之守邊者因仍傲倖計歲月蓄香藥犀馬以去不問其他萬一有變是決不能守也以至有城池而無樓櫓有金鼓而無嫺習矛楯以脆易良弓矢以柔易堅甲冑爛潰而不復治障候弛沓而不復明萬一有變是攻與守皆無其具也比年

峨眉蠻獠以關市不平即包人民掠牛馬以歸兩林種至挈工徒鑿山開道直趨盧山以市珠馬為名其意果安在耶使之有飲馬岷江之志而吾兵不能戰邊無良守戰與守又無良具則斬狄山之頭據騎劫之兵出入自如蹂躪數千里之地而民畜為之一空矣臣所謂西南亡備而虞倉卒之變者此也伏願陛下勿以臣言為迂詔修守備益屯戍選清白知兵吏以鎮之斯遠人之福也何謂内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昔賈山謂秦以不

聞其過失而亡故杜牧之曰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春秋書梁亡左氏言自取之也穀梁謂心昏耳目塞大臣背叛梁自亡也周之天下自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而周室遂微其亡也非赧王之罪也秦之天下自二世暗弱趙高專恣其亡也非子嬰之罪也西漢之亡非孺子也兆於元成之不斷東漢之亡非獻帝也由於桓靈之不君唐自代徳姑息至昭宗而遂亡夫人之受病有在榮衛有在四肢有在心腹然非一日而成也在榮衛四肢

則心腹為之不寧在心腹則四肢為之俱廢榮衛四肢之疾緩而可治腹心之疾急而欲急攻之也望色聆音以知病所從起不待疾至而治謂之良醫朝廷天下人主之一身也仰惟太祖太宗之德澤固結愈遠神考之紀綱維持不絶固無有受病處蓋嘗治之於未然而已臣試言之夫黄河貫地中猶人之榮衛邊鄙猶四肢大臣猶心腹築隄以壅疏渠以泄然後河乃安流或決於東或決於西譬榮衛之不通故結而為癰𤸷緩而絶經

絡治河者不深窮其利而茍簡一時之功是諱疾於榮衛也芻粟不繼如筋不勝將不知兵兵不知戰如骨不勝今邊鄙之臣或虛張戰多或擅棄所得茍目前之捷而不設久慮是養疾於四肢也前日大臣專恃顧命頗有得色貪天之功以為巳有臣言之於前矣上賴左廟右社之休山川百靈之助而權臣搖手不得不幸而有他變則莽之文詐操之奸雄崛起而萌亂矣是藏疾於心腹也一身而有此三疾臣所謂內外相蒙而有袁微

之漸者此也陛下即位神器攸屬人意所歸而又文母厚德儀坤徽音嗣世沈幾意表而同天道之運扶日虞淵以赫下土之照共斷大務而施設注措人神僉同則不必亟咸和緩之術滌腸紉腹肘後萬金反魂起廢於急迫尋常之間彼滎衛四肢心腹之疾徐診而治之箴砭所及聚毒供事尚未為晚也在陛下施之何如耳且今天下如磐石泰山陛下求直言而臣以自古危亡之君以為陛下之鑑不已過乎李雲露布固訐矣而桓帝

止以不諦何語為口實韓愈表佛骨固切矣而憲宗上以天子天促為乖剌是二君者有拒諫之實而無好諫之名安足為陛下道哉臣釋耒西山立朝無葭莩之親負笈賢關終歲惟雅言之學貧無以自資而載色載笑獨於借書乞火居下位不能媚上官以釣名沽譽所養如是殆一木彊人耳如上所陳皆朝廷已行之迹衆人之所不足言者無禆聖政之萬一而祇自以為勞伏惟陛下天縱之聖自誠而明既恭默以思昭曠之道又緝

熙而成光明之學昔人求禮於野人求道於瓦礫問迷
於童子每況愈下謂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而臣之井窺
管見區區欲罄而終未能已也臣嘗惟天下之事莫尚
於密聖人之功無易於勤昔陽處父言狐射姑不可將
晉君以其言告射姑射姑刺處父于朝而奔狄高宗欲
廢武后上官儀諫之及高宗見后則曰是皆上官儀教
我而武后卒殺儀且為容之仰舉趾之高儀可觀也而
易測其中前在馳逐後在音聲志在內也而或見於外

人君可以富貴生死天下之士未發其機而人已逆而合之矣況以不密者乎故臣願陛下尚密則無過事明皇之初鋭意勵精誓復貞觀之治而開元之間號稱太平晚節怠荒聲色游幸失道敗度於天寶之末可為歎惜夫禹之勤于邦文王之日昃不食非謂其勤于始而已始始而終終也十日暴而一日寒百年為而一日廢適遠中晝與不適同深耕不穫與不耕同故臣願陛下貴勤則無棄功若夫血氣之戒精神之用隙不在大失

不在小永惟陛下深思而長念之則天下幸甚臣誠狂妄干犯威顏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新昧死百拜

跨鼇集卷二十　　宋　李新　撰

書

上翟户部書

某愚無狀前在蜀校尉考滿誓欲築室青都載千卷書杜門却掃沉酣厭飫而後出重念三世儒其業不售到某始饕餮齒仕列又欲急得朝廷一命薦之堂上為婆娑老子桑榆晚景之光捐此一事外即無有他志漢水

在此某不食言奈何素稟于兹行再見春矣其初心自
以簉縣功曹幸不為權首模稜陰喝容頭過身事必
因人以成而簡書獄訟雖有過失亦因人以免時時登
高賦詩弔古遺迹以表暴於翰墨間悵望舊都而知高
祖之興王徘徊廢壇而想韓信之拜將求士之堅忍如
張騫者賢良如鄧先者而從之遊挾筴趙壹之臺下車
李固之墓往往感發名節不知涕泗之横集瞻彼原隰
即考求曹爽張魯戰鬬之場諸葛牧馬養兵之地當時

之井竈次舍營壘軍陣歴歴在目過廉谿讓水而善范栢年之對右眄駱谷左顧褒斜經牙門府署躊躇四顧則思嚴震馬勛之忠義愛温造之威畧尋張徽王彦休之恵化李大亮裴度之開府詠歌逸事以作新江山之秀此其志也會歳大祲障梗不得遂荒政之謹賑給之役水旱之祈禬官事沓沓恍惚病憊生意蕭然若於是時訪古懐遠眞為大僇瞀亂不曉世故也曷可爾爾伏惟閤下易使者節雍容漢上拔識寒滯振起衰薄文雅

道妙見於精神之表小吏濶踈數侍座末承服教晤欲竊緒餘之論糿緝補綴作一段奇絶以終其志是亦不負其來也至於成就其聲名使及其老如上所謂桑榆晩晷之光者事在閤下不在某也

上王提刑書

某歷耕山中知春穉秋斂候雨雪之時不時螟螣蟊螣之有無為終歲喜樂憂戚事筋力未大成不堪秉耒耜即肩芋羮豆飯早晩饋田土伏臘有黍釀豕炙一身飽

煖遑恤其他父兄油然詔學書意識偏傍與門户充縣官役足矣而同舍有忍酸辛信空夢濶視虛名為有必得之術行欲與知人家國事某内訹其説去而東之率然落有司沙汰中調令尉幸緝熙日久法度完密中和保養四方而一夫失職親於民者起視左右無刀斧徽墨可忌而畏或不喋其口且言之當路當路者起視朝廷無妄斥逐與築塞肯言者且列而疏之故田舍子益不内量乃欲分辨當否刻畫狗鵠窮盡小識以取衆人

指目果得盡所欲言曾何益成事耶自念從仕日淺耳目所聞睹有戶絶之弊有坊場之弊有盜賊斷獄之弊其不便於民者炳炳也宴方丈者懟咽李之飢醉酒漿者悲向隅之泣而名卿才大夫何得不為失職者慮耶何謂戶絶之弊且世之人為身謀者為其子謀也占熊羆之祥設弧矢之具祝廟鬼掃先塋孰不欲有後耶推穰苴之轂倚張禹之牀丐善田覬美官眷眷為其子樹立也帚聚箕斂銖求寸積胼胝其手足焦爍其思慮錐

刀之得不以與諸人借菽水者相而授之爲其有子也
百歲後不可諱則倉庫牛馬有定簿管鑰雖寵奴幸婢
靡一毫之得者爲其子繼也今不幸至于戶絶者鄰守
門官吏據堂括出籍入恐其死者目未瞑而一簪不得
著身法雖許葬送齋供之費給付近親或令得財產者
同爲營辦緣法止許給財而不及葬地故牽文之使不
敢摽已没之田俾戶絶者穿鑿甚者妻不得祔夫子不
得陪父松楸墳墓一抔之土無非官有兹法之弊也夫

封樹皆古之制而掩骼埋胔漏泉之所先安有太平赤子而不得尺地以葬耶此誠可悲也何謂坊場之弊蓋商於海者不寶珠玉則寶犀瑁商於陸者不寶鹽鐵則寶茶茗持籌權衡斗筲閒累千金之得以求田問舍大婦烜簪珥小婦曳琴瑟玆商賈者所願也漁於海者志魚獵於澤者志獸勅婦姑滌錡釜羽毛齒革夕登於俎玆漁獵者所願也蜀婦守丹穴白圭觀時變雍脂濁脯乃至藏鏹千萬人人願以為陶朱家家願以為猗頓利

所在者冀必得也今承買場務不幸至於敗闕一年無人投收狀而體量之官背項相望絡繹道左其保明供申不過指人煙指商旅指道路謂人煙有疎密商旅有多寡道路有僻要交馳文具徒虛語耳一日敗闕之家生事蕭替逋欠委至追胥滿前必不得已則傾餘釀售法具以逃旦夕之責甚者離室家質血屬投哀乞憐於親戚故舊父子昆弟非喪居凶歲而戚戚有不保長年之色譬猶出力重負計百里而止日之夕矣重不得釋

從而益之主人鞭其後以進是則實封投狀百里而止者也亟改者不過以實封為罔民然不問贏虛耗息而代者自至今立額大率高於買名而奸謀之人目敗者為覆車踣馬之戒豈不籌其不可耶是敗闕之家重負終不可釋也法有以減定額錢問見沽人且添二分錢止防見沽人欺紿而官吏舞文雖他人承買亦以添二分錢為率則是前日之體量減價為未減也故擅一壑之甘守已遂之業即規從末減錢數輸送其黨緣巧倖

愈不可究上下結密共成一網欲棼而理之者殆不勝其勞也何謂盜賊斷獄之弊且天下强吏少良吏多强吏常令法在我良吏常以己殉法在我則人畏殉法則己畏與其己畏寧若人畏良吏之不及强吏也明矣鈎曲傅致逆得事情神明之斷出沒胷臆間犢背之示掣肘之惑屏息不得發果畏其强耶强吏之為强惡姑息耳今法有按問欲舉條其情有不堪憫者例得減等法意務本忠厚而為政之實何可惠姦今盜賊率以此相

慶而良吏定罪狐貉輕重引避失入之罰至謂袁安不以贓鞫人而吾曹希牧守望宰相何苦分外按數毛脉吹求疵垢煅煉束縛致人於不免耶是攘秦人裘拾楚人弓取高廟環舀子卿羊掠士衡舟舉獻之氊類盜也一切得原免甚可怪笑借使乙為盜甲緝之物色其人而已獲贓證乙勢既蹙盡暴其所為是甲無適而不為盤詰訊問乙無適而不為能自首服此風決不可長立法者之弊也吁豈人人强吏而能尅懲之歟往年朝列

有爭姦人之殺其夫者妻不當滅其議不合即緘噎以去天下不如人意事何止八九耶楊素曰癡人欲了官事官事未易了素真知言哉閤下入蜀求民之瘼且留情於法令一紙形容霄漢間援蒼生於淪胥某何憚而不發耶近時廣收常平米意非不佳也議者以數年之糴紅腐相因而西南亡有水旱之變不可以厚積某度閤下一出則此事便已可人易曉而易聽從已而脂轄叩卭蜀隨處輒罷彼固執者距至是耶雖然士之可與

晤語者衆而堙伏下微泯泯亡先容多言則為躁大言為狂言而不當則為妄某處之不疑矣

上李承旨書

某叨昌元祐第閑伏東西蜀二十年始再遊京國徜徉四顧公卿士夫間念無以文為意者因口其心景其時也遂束書以歸又十二年矣復一來且邊夷下賤絶無知識猶能以十日五日一風一雨卜知中國有至仁今某之來時哉不可失也矣重惟某自幼至壯自壯至老

未嘗一日廢書於書亦無所不讀下筆造語不肯躡沾前人臨髩舊迹自我作古書成亦不以示人愈自信不疑加緹襲閟重之私輒誓言是必有投合處決有愛其書因書以知我者不至覆醬瓿為卜筮之流編諸子偏蔽一曲之士去年春始以潼川城賞改官用非稽古之力家窶甚藉太倉升斗以活俛首外諸侯借令深相知不過以一紙書薦諸朝而已力量止此何能為也昔言道必託之黃帝書託之孔子曲託之李奇然後速售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某不幸屬在遠徼名聲不到中州將老而無曳裾之門生右文之朝而不克以文進天子聖學淵妙奎斗之文雲漢之章昭回上天輔以閤下高明之識宏遠通博之論超邁不可跂及之才述作著黼黻一代之典垂播四海更相傳授以擬三謨九誥之作謂是魯共王壁間所得之書温潤渾雅秦漢而下子長愛奇卿雲翰墨不足多也某前日固嘗抱書以逆今之來豈其時乎所業一編副書以贄暮為閤下取則某之名

聲旦振一不取則已矣沒齒無聞焉將盡棄其學火書以歸終身不復

上王提舉書

某嘗謂呼於垤澤者化形置之莊嶽者變音是居移氣養移體者也公相裔也勝衣有官探穴有金宜其目雲霄而弗下顧朱紫於菅茅比數見公乃謙虛下客冥搜人才雍容溫潤如太學生折節如寒士是中氣類最耐富貴蕘指柯葉爲非旱孟陽遊山寺不復觀風總使事

舉趾恐不高色恐不莊語言惟恐不簡而重謂位貌當
然爾公使一道也相門出相則細故宜忽俄爾外補則
民瘼何求比聞公一出曲問水災熟訪流民察役人之
敝視給散之致皇華之光遍照原隰跋履蒙犯莫肯告
勞所以推行神考法度勤且詳矣所以不負朝廷委屬
之意亦至矣垂惠遠人博且厚矣伏惟閤下德宇恢疎
智機澄靜陽春浸潭上滿赤澤前此擢除皆自宸扆易
節換印不因人言行將遹吉甫之歸名晉公之入使海

寓蒙休豈獨私左蜀之人而已耶繼大丞相之功業世不乏人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願公多自愛無忌下吏之言

上家提舉書

某嘗聞前此蜀有佳士排時之蠹自謂折腰官時顧竈火之炎輒大悟天下事如是世俗之情如是我知之矣口其心曰使一日提衡銖兩不差直道無愧皇天后土實知此心他日持節私自爲一道賀曰寒滯舉矣又自

賀曰不負所學矣甫引其車未出國門而强有力者薦若人素所與游者薦若人盡一歲之舉不能飽其數而使者之心已忉忉矣既下車周流博訪右顧左盼仕某郡某之親也職某事故人之子也其里閈同出入其恩私宜補報者又復數人如築道周室肘掣不得施筆閣不及下將行而跋嚏思慮膠轕不復敢有所主矣且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遂前日之薦終不飽其數以今日之見殆又不可違一不得行

其道信其志至是而反曰負寒滯矣負所學矣夫以公舉以賢舉又何所負耶祁奚之不避親山濤之不避舊豈皆有所負耶果且有負乎哉果且無負乎哉亦曰君子之於人無所苟而已矣恭惟先生用儒世家以經術妙天下横經登席入幕曳裾春生郡朝風動縫掖而西南英流培養遠大屬目在公某時就師已能誦公所謂全章登三嵎望蟇頤繞兩舍風馬牛幸相及沐先生之清風葢有素矣為吏漢中守出納之吝其職事張廢實

隷廉按正坐寒滞無一指之助徜徉四顧無親非故人之子無同里無舊恩特暴俚語敢以呈耀而文學誠下科不能押闔揣摩尚欲窺覬新歲論薦妄意門下一紙書以先士林其人物之可否其能官與不能先生寄耳目于外某又何言故曰君子之於人無所苟而已矣干冒清峻戰越不已

再上家提舉手書

某件所聞見少裨聰明小官不守本分令人憎目有如

此者死罪死罪自去歲霖雨雖薄害稼而上戶所入仍蹈故常場圃未畢而穀價已小涌矣梁洋閒厥田上上衣食為一路本源梁米斗金五百而洋州告飢其他益又可知也溝中之瘠固非推而納之旣無寇火兵刃使太平赤子指日月以待盡是終毋可念耶春秋諸侯相滅亡不書其由為齊桓諱以其力可救而不救則為桓公恥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君子譏晉夫行道之人力所不給其未死者聞其聲哀之而已其死則

掩鼻以過理無足怪然在上者方且罪歲有力者方且謹藏而停藏之家方且邀厚利聞今洋州録饑民至三千人尚未即止謀發義倉賑濟而文法病之既未申災傷復未經放税則義倉決不可發想以是覆聞使者矣且疾疫嘗起於饑饉今聚而無食疫癘一扇則相枕藉不早圖之後且奈何四路之民老死不出鄉井未嘗知有赴熟雖大凶荒無流民災傷不赴愬山東河北淮甸福建湖南北京東西與夫關中陜右之人不雨則訴旱

過雨則訴澇以至訴雨雹訴蝗蝝以求蠲除無歲無之監司不抑赴訴州縣不憚申請官吏不辭檢視奉行賑濟亦自有方為今計莫若委守令勸諭有力停藏之家減價出糶往時徐信道在成都穀價甫貴即文移屬部令縣令摧上户所入等第均數置場立價委官出糶後數日而市價平矣此所謂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夫朝廷愛養元元不為不至其不能自存則給之米其鰥寡孤獨又貯之屋其病者為設醫其棄遺則為僱乳姆立法

之意固已近厚則稟而行之者要何似耶汲黯不𠲿河內火而發河南粟眞得使者大體閤下講茲久矣如何

上王提學書

某不敏嘗歎博士倚席學舍爲園士風隳廢論議不正而朝廷以三舍養士日考月書道隆德峻芃芃棫樸成薪𣞁之材青青子衿入俊造之板雖三代賔興之盛不過如此嘗聞燕樂亡𨾴賔六律下太簇七均不合於古八音日奪其倫今大司樂攷中聲而用求子聲而訂澌

鍾牛鐸盡入制作儀鳳舞獸行書簡編雖咸韶英莖之
妙不過如此又嘗見列庭闕有夏之器享帝徹大烹之具
今草茅之士能獻至言為時薦祥與國增重象三公而
列足通九牧而貢金元羙呈味龍文絢彩雖禹時所
鑄汾陰所得不過如此某宦學不進僻在一邑覩太平
盛典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而才力短拙不能作頌
歌以形容從事末路風塵湮没無可言者恭惟閤下推
賢樂善見於精神之表立教有方育士有經前日賔興

辟雝會校獨此一道得人為多雅樂之作收名和氣而此一道惟吏與民氣平而聲緩登車攬轡澄清蜀部鎮靜不擾猶一鼎之重某既覩太平之盛典又事太平之偉人前日推行學制過沐論薦不為不遇也去替無幾日月云邁老大寸進亦有動於中者伏望終始提拔令得循資某豈直太平之幸民已哉

上王右丞書

某居蜀四千里外調官窮阨凡三十年齒髮俱化不接

歎中州士人習成簡野念無一長可移人觀聽獨以文成癖且痼不可藥矣其位與貌甘自為人下至於文定不可以勢屈坐此窮困宜若有待也自舒王文忠公没寥寥數十年無有議文者士人亦不見以文命於世者閣下德望隆重方且建功立業河北之士謂是魏公復來片言之出鎮於鼎鼐人所宗仰不減舒王文忠公閣下在翰林時代王言雄渾温潤前惟典謨後無訓誥相金玉以為冊絫雲漢而成章琳函祕篆本神霄舊語飛

落人間動為萬世之觀閤下在中丞時章疏之入中外聳動上回天機下斡地軸致士風丕變國體增重以平日所學豈特載之空言蓋欲見之行事耳斯文興喪待閤下一言而決非獨某所私也夫自古好名之人多軋路而排進師鬼谷者秦不及儀故秦辱儀事荀卿者斯不及非故斯殺非學兵法者涓不及臏故涓刖臏玆六國之士何足道感時右文邁越三代豪傑宜以時出當貴之地廓然有餘何至軋路而排進閤下試別録而用

之以繼舒王文忠公得士之名曳裾雖多掃門雖勤真得一士則餘子避席而馳矣

上宇文守書

某嘗聞天地之間五行之大而水為之長百川之流而海為之宗故包乾輿括坤樞南激朱崖北洗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洪濤浩瀚萬里無際此其廣也其極則崇島巨鼇峌嵲孤亭擘洪波指太清其中水怪鮫人之室不知幾千萬仞此其深也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蛟

蜃帖息魚龍恬嬉上下天光瀲灧一色可以察毫末可以燭鬚眉其靜有如此者其始則淋淋若白鷺下翔其進則浩浩漇漇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旁作而奔起也如輕車勒兵六駕虬龍附從太白奔吞浩渺前後絡繹其動有如此者故李華賦之於前盧肇詠之於後始能狀其髣髴然竊以為在人者無以異於是道德之宏博與衍有類其深廣與文章之富贍飄逸有類其動靜歟當今明公乃其人也輒贅其説以為請見之禮苟以

為可教而遺波餘潤時蒙沾及無使枯槁聖世幸甚

上吳戶部書

某事公四年矣黽趨雁列東階西序升降俛仰庭烏賓猘識其韡履聲倒板失謁龍鍾昏憊為老閽司賓所笑者殆非一事公貴人也坦夷洞達開口見心肺不以苛微責譙人故士樂為公用上賢下不肖使能不使不能韋柔脂媚無所復出鯁介弦直坐獲獎與故士樂出公門下雖支離疏之形哀駘它之惡叔山之無趾申徒嘉

之兀止啼怖瘧千怪百陋公熟眡周覽求其形骸之外故士樂從公遊鄧舒之雋盆成括之小才少瑜之非貴仕楊炯之止令長皆不能追公清識甚無善狀薦官東州人材從政炯炯在公目光中不知得何等品題自念初官及今有始相知而終不見知者有始不相知而終相知者有始始終終相知者亦有始終不相知者其於論薦也有求而得者有不求而得之者已老矣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者命也夫士既樂為公用爭求出公門

又樂從公遊且又不能追公之清識况事之四年者不為不久矣其可置之耶

再上吳户部書

某竊念自庚辰之初得疾迷罔怔忡瞀妄謂白為黑一昔疾已收名精魄循省悵恨若酲之解若夢之覺顛踣擿埴而值清曉若乘安車而走通道始知國有是論議有正鼓舞再造此皆聖度涵容愈於天地父母生養之恩庶頑讒説堯舜與之並世至其能格則承為賔師庸

為臣吏某之格也久矣伏惟某官智識虚明學術宏妙圓融和會與物無間自昔章疏取端亮純慤之名入蜀觀風布寛易近民之政西南人材收拾幾盡此某所以不敢以往疾自疑夫變荆臯之音以為良濯西子之汚以復孅磨白圭之玼以成器繩臃腫之木以為梁柱齋戒惡人以祠上帝起癃廢之疾以全其生鞭一跌之馬以及千里録功忘過以為至公之度兹古人博厚之意以取先生長者之號中和維掖更相稱譽以培承平之

基以助太上之德某日夜仰望於閤下者葢在此不在彼重念某沉伏選調已二十年亦欲溷諸公薦士之墨幸今垂成閤下肯棄之歟若其學其從政其人物賢否目擊而道存之矣

跨鼇集卷二十一

宋 李新 撰

書

上劉夢臣提舉書

某嘗謂士以文受知古人不過片詞隻字拊髀爵躍終身推許某於公長牋短札繆至樂語累累萬言矣以人物受知舉趾進退古人不過一見再見即抵掌笑談締交促席某自大觀初事公及今幾五年矣凡居職事取能名

取快健名得質直得循良稱譽古人不過一試歷試即借助齒牙引汲舉代無所不力某隷公部中三易賤事矣公朝之薦非可以私祈國士之知豈由於勢取傾葢之遇指白首以為期童蒙之求亦畏再三之瀆恭惟某官以文受君相知以人物為時標凖將明使事以孤寒為意蜀人由公成就者衆獨某未得與門下一士之列嗟予老矣毋益老矣有可憐者其文其人物其職事具不足道然累萬言之勤事五年之久三易職事之賤必

有一憐者情不能已上犯師顔安所逃責

上趙龍圖書

歲在大淵獻某攝梓司寇會閤下初入境走拜下塵退而告人曰使者氣淵定自息以踵出語粹潤聲應黄鍾之律若摎琳清越以遠赤澤如規天庭晶明蘭臺峻直隆負而豐下神觀莊靖進止詳雅望之沈然即之也温真富貴人也祇事五年數䀹台光熟顧公行事未始有過舉九支下都之役取兵於夙籍取財於餘羡卜築

飛輓而州縣不知獻言盈庭橫議斥幕公獨計於心吏奉成策務在不擾惟耐久近厚乃肯經始有欲榷民酤以益邊用徙邊市以實新城有欲商夷人之茶築市易之邸童山木以資費割租賦以贍兵公曰此正登龍斷咈百姓之事吾不為也昔議鼓鑄呂申公獨建言願不禁農具識者謂有宰相器後果如約公之為言利亦博矣某目公四進官再進職超升使介換易服章位益尊權日益重宜節節據體貌而咸虛樛屈愈謙下於前日

無一芒矜大之色向文簡大耐官職方之於公又何間

然一道士人成就强半既獲顧遇則譏間不行専治大

體不責苛微末故凡不當意必敎誨諷導不臬礙其進

濁流小過包含揜冒輒不出口胷次不知幾雲夢伯仁

空洞叔度汪洋郝婁耐事見於今日使人消鄙吝忘形

遺辱願執鞭靮為馭而甘心焉去古已遠人無異見許

負唐舉不垂筌蹄之書郭有道裴行儉掃絕人倫之鑒

退居下坐自有青白而尺涔止水堪燭鬚眉曩在新疆

曾隸一傔之役酸辛寒乞露於眉宇龍鍾跛倚有愧面目城純與滋計書通天賞典到地無名受禄獨得四階之進毛遂歃血某最因人成事子推遠引某為貪天之功非閤下特保提某復何以至此及叅外選心口相盟必欲祇恪賤事旦旦掃門以護雲林之庇王粲依劉公石洪依烏公韓愈馬摠依晉公牧之依牛公鄭覃依衛公得其所依則坐安席寢安枕食飲安味親安𠯁甘一家安飽煖其所安者又非一也繆佋記室行周一星

微譽弗聞捄過不暇中山之謗書日至東阿之毀言日甚曳裾失謁倒板汗流雖亡它虞但自膽落蓋名利之兵起於几席殺身之禍肇於酒盃怠者忌脩則曰其不免矣同列競進則曰孰為來哉重念某立朝無親居府無助孤寒二字與生俱生廉白一身得死寧死耕奴織婢既積日而累年老馬敝車幸知途而合轍惟閤下全而成之亦全而歸之禽固擇木木亦擇禽客善相主主亦相客若是則某安所逃審惟去取已大定矣情迫直

書千昌鼎席死罪死罪

上王知府書

某沉伏選調二十三年矣試士彭門初識紫芝眉宇夷甫目光美姿晳面氣語温粹自是富貴久耐人别二十年前李生官不加進若引萬斛艘上八節灘若倒挽九牛陟峻坂何其艱也孤貧流浪龍鍾跛倚乃始斂板趨庭退處幕下借令公鐵石心肺亦必怛然憐之伏惟閣下父子兄弟徘徊蜀道爲人愷悌父母恩波惠泉與春

更榮聲音氣味同俗俱化出入劒嶺岷峨導江潼涪清
秀琴臺墨池卜簾石室雪山火井牛頭瓦屋碧雞金馬
皆公平日眼界中玩好登高弔古則相如揚雄之才子
淵君公之學鄧先譙周之辯仲元君平之隱絶世異代
髣髴猶故人惟蜀衣冠不漏一掐同堂接席締交聯事
不知身之居蜀㒒蜀之為秦㒒某最無長亦幸一日之
舊其為學從政褆身涉世閤下知有素矣王正薦士竟
令出門下可乎其不可耶老矣情迫不能成章干冒尊

嚴侜伏戰汗

上楊提舉書

某智小不周於物大愚弗靈其身竊食徧州懼不勝責方堯舜在上臯夔立朝三代之法推行著明見於今日所謂方田者葢其一事也井地未均賦調未平有司所宜深究某也漫浪懵不知省嘗推原先王所以均定之意與夫後世侵欺不平之弊似有可言者試以禹貢九等周官土均之法明之雍州土黄壤田上上在九州為

第一而出中下之賦揚州土塗泥田下下其賦宜輕迺
惟下上上錯則賦之輕重不繫地之美惡而係人功之
脩否爾及觀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
之地征以均齊天下之政則賦實眂地而輕重異矣爰
自井田一變阡陌代興所謂田者人始得貿之貧者冀
速售則薄徙其税富者欲邀利則務低其直税移而薄
故地雖去而賦益重償直既少故地愈廣而賦愈輕此
天下之公患也神考熙寧中嘗詔有司講明其法分利

害若辨白黒以土之肥瘠為地之美惡以地之美惡定賦之多寡其步畝所至則方為之帳其升斗尺寸則戶給之帖舉數千載軒輊跛倚之病衡而齊之無逸漏者主上追述先猷復以田法委一道使者使率土之民均而無貧而郡縣之吏不得為姦職方按圖周知息耗茲事體大伏惟提舉大夫直道褆身文雅飾吏推行仁政惟恐一夫不被上澤則其於方田之事必精擇一二能吏詳考式令以指教方量之官不識謭薄之才亦可以

備驅策乎重念某筋力未老實耐奔走之勞心志不荒粗明三尺之律言宣口授積日累月收其成效萃為一書期無負知己者而後已然金躍冶為不祥夜光明月無因至前則必按劍干冒重德安所逭罪

上尚提舉書

某竊嘗謂有道者之言曰道甚邇無謂其遠道甚易知無謂其難童子可以適巨炎則近踰眉睫象罔可以得元珠則易若探囊見早則明卓自得而獨成耳目不用

取成於心攬鏡見覺一息超然而道無餘藴矣奚至於連連徇外不知其歸揭竿而求之若父建鼓而求之若子瞹昧於一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然後為得哉然求之其人行年五十則聞道何晚約舍重趼則求乞何劬三月齋居則進之何篤一覲而三賀之則見之何以為榮七年而一解顔則告之何以甚吝意者道之難言邪則又曰可傳也且曰道為可傳邪則又曰不可受也道不可受且將忘言耶則又曰非言非默議有所極也是

道果何以造之歟則曰嘗為汝議乎其將矣又曰嘗為汝言乎其崖畧矣是道之至極者終不得而告歟則有四問而四不知三問而三不答而以不知不言為真者矣若是則道終不可得聞也然則拊髀爵躍者又何所得而然歟愚將蔽之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則一言可以盡道矣某天運方拙猖狂妄行假渾沌氏之術以經世則不知後重而前輕攘支離疏之臂以竊食則幸以無用而獲宥有哀駘它之貌實駭羣目無絣澼絖之

技不鬻一金將欲為鏌鋣反不祥於大冶自念叔山無趾前行何補是以務學不輟求尊足者於天地之間道之所在固將嬴糧趣轅南之沛北過楚而不息其遠又安得以連墻並席一不請見之為遠哉恭惟某官閣下聞道在先超然自得正容悟物與之為春且曰以已出經式義度人使有足者同至於其丘乃以恢恢然大空之裕衆甫也吾師乎吾師乎聞風而悅之久矣今乃何幸乎見猶龍用是袚除其心志澡雪其精神求以進於

道焉而未知烏鵲孺魚傳沫果有得乎其末之有也
是又安知物者之不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
先生耶千冒清崇戰汗無地

與張君實書

年月日太學生李新振衣彈冠譔書再拜君實明公閣
下新非義足不登侯門名不通豪貴耳平居以賈生自
許故言有近乎自譽而非譽也然則自譽者古人多矣
高論以求知矜詫以取信少正卯不容於孔子東方朔

取譏於揚雄舒元輿員半千不售於盛唐之世某不才為言近似數子而非數子之比也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僕將有望於閤下者已幾月矣且某生二十有三年無它知喜與黄卷聖賢語故於書無所不讀羅孔校孟搜揚絡韓古人竹簡今人紙軸百家九流日與之偶昔所謂董仲舒下帷卒業三年不窺園者殆將學之矣且又有四方志故嘗走半天下南經江淮西過關隴往來陜雒之郊而索米長安者嘗再見秋昔所謂司馬遷

自龍門歷會稽浮湘沅涉汶泗然後歸而作史者殆將
學之矣夫讀書萬卷則下筆有神文章駭人則在處鬼
物為之護持少壯出遊則知山川形勢不守一鄉則通
九州風俗負是二者故氣宇廓落志思灑然酒肉交兒
女戲未嘗一日過門而胷臆之論豪憤不已所以每重
然諾赴人之急而囊無留儲嘗謂萬金隻馬不告姓
名推以賙人葢王義方郭元振之細事誠學術遊從使
之然也比者西歸旅見左右雖負戴迎遇重於丘山而

希言無色可敬而畏如近氷玉武庫使人凜然欲進一言而起其臭穢輒復已矣然丘墓之邑桑梓之籍實隷麾下借未能求伸於清識而茍有所聞見亦可以備精思之餘則雖以言陳何傷乎彊聒伏惟閤下以非常之才應非常之詔以不羈之學求不次之用辯論國家體數陳宗社計執事造廷待天子問雖萬劉蕡不足介畏訐宦豎則黄門骨寒疏貴戚則近侍膽落對御史所不能對言宰相所不及言論事回天吐辭倒海拔犀之角

擢象之齒以為詞刃而螭頭一言士氣增長此閤下之素志而僕亦與有操焉且制舉之廢已十餘年而豪邁有為不過竊進士之選方今朝廷數路旁招十科兼進自以為不足以籠絡天下之英儁而興復制舉以新儒林之耳目而閤下獨於此時自拔于蜀其所推轂相為後先者已得虢國公數人而已是則一朝陳言半夜悟主昧旦而指期卿相矣然後千金成諾足以走冠蓋而一巾折角足以作風俗北斗以南大海以北風馬牛所

在皆知所謂君實之名僕於是時將亦重其身於溫隰而攝閤下之踵以就此選也且株守一經不能自植一家雕篆數韻不能耀名數世僕之所愧每每在此幸不惜虛尺寸之地以為僕之周旋而僕之讀書遊觀浩聞多識數事可談亦足以補助門下之萬一此其張本也言亂不經猶以青眼為望不辱前席且羞死矣

與張君實第二書

五月日李某再拜獻書君實明公閤下某愚不自揆叱

嘗為書汙下執事而辭語迂放為它人言皆不省會閤下在告而閽者拒不内退踰月不蒙下氣垂情聊有所褒貶私懐惓惓因以未畢或以謂閤下謹許可茍無過人者隨一笑而遺忘則某之區區亦將以狂妄棄之矣然迹將踈而意彌親弦欲絶而聲愈急傾座上之顧而質胷中之疑此某所以復有獻也甞謂衣冠而稱士者宜有以異於流俗應天子制詔而稱非常之才者宜有以異於士治平以前朝廷以詞賦取人而涉獵之學章

句之徒操數寸之觚畫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為宗族榮耀一詩一賦之外没齒不究先儒義理前人涕唾鼠竊狗盜亟不容手自熈寧以後朝廷以經術造士而五經之奥孔孟之旨一旦與士大夫私門墻然學詩者不通書治禮者不知易鑚窺莊老隙竇而俯掇甲乙科第至三年廷問而一策之試樸樕輭懦不能發明紀綱敷陳治迹以稱明天子精選之意借使問災異必闇於春秋洪範之學詢存亡則蔑通漢唐歷世之為而釁頭

鼠目之子揚然自得夫然後知制舉所以責備於儒者而其人必有異於士故愚志此久矣手不釋方冊目不置簡牘居與書為鄰而充棟宇出與書為行而汗馬牛楚精神磨筋力十年于兹矣然志大而謀不售事左而身益困雖於進士之選不能一得而私自鄙之以謂不過異於流俗而已此豪傑之士所以既得而又歎焉伏惟閤下馳騁書傳轇轕古今俯仰目仲舒笑談却劉蕡兒畜公孫弘吏役牛僧孺如鼂錯谷永杜欽元稹白居

易之屬雖累千百緩急安可望哉且吾蜀自有宋已來應此選者不過十二三而其間甚顯者又不過四五人而已頃者蘇氏兄弟一日過闕而聲馳四海是時有韓忠獻公歐文忠公為之後先而宋廷文章遂無出其右者葢其志必欲異於士而已也雖然入朝爭名者愈於錐刀而一有不羈之才則必為肩出者所害往往齊與鄭兩大以家而不肯借門戶鳳與鳶相高以飛而不肯借羽翼是又不可不戒也某今日之言將以求知而

後日之進將以求教何者閤下既已異於士矣而某猶不得異於流俗木植而水導之使之不後陵之儒者在閤下也駑驂蹇服知所趨嚮而伸於知己者復何人哉下情所採索言於此俯伏待命

上呂太尉書

某讀書至周公嘗復而思之昔武王有疾周公作祝册欲以身代其死夫受命於天有所制者也死果可得而代邪說者以為周公不智成王幼沖羣叔流言謂將不

利于孺子公誅管叔蔡叔說者以為周公不仁周公留相成王而名公不說周公作君奭以自解說者以為名公真不說矣陳賈問孟子曰周公知管叔叛而使之與曰不知也孟子亦以為周公之過然則周公而不智不仁名公至於不說孟子以為有過欲無疑得乎且天之所助者順也惟至誠足以動天地金縢之作知天知人者也乃周公之所以為智羣叔之流言得行則周公之去國無日矣去國無日則孺子之惸獨誰與保也其誅

不仁乃所以為仁方成王以中才嗣位周公以冢宰專政以親則昆弟生嫌以外則武庚淮夷亂名公於是時宜不說矣惟其知周公之忠所以未嘗不說也國難已平成王涖政盈難以持也成難以守也故召公不說周公因其不說而作君奭之篇告以天命人事而已豈真不說者哉孟子之言以為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其過不亦宜乎此拘於教而立言者之常也管叔宜誅周公非過是開後之為兄者不教而誅之也不教而誅且以

周公為口實則孟子之言不得不然使周公而為孟子亦若是而已矣伏惟宫使觀文太尉以周公之才之德居周公之位好賢下士躬踐周公之實今之望人在朝廷處方鎮者俱無出閤下右晚學後進學言治道學為文章學議典故偘然謂有經濟才者如小巫之出不復自神而先朝大臣惟天錫閤下以難老是將盡表周公之所為以使天下後世無所致疑茲國人之所以喜公之入而留也主上得一元老如八寶之成九鼎之重

茲國人與某所以喜而又喜之也所業一編併書以贄
上浼鈞席某下情無任俯伏戰汗之至

上左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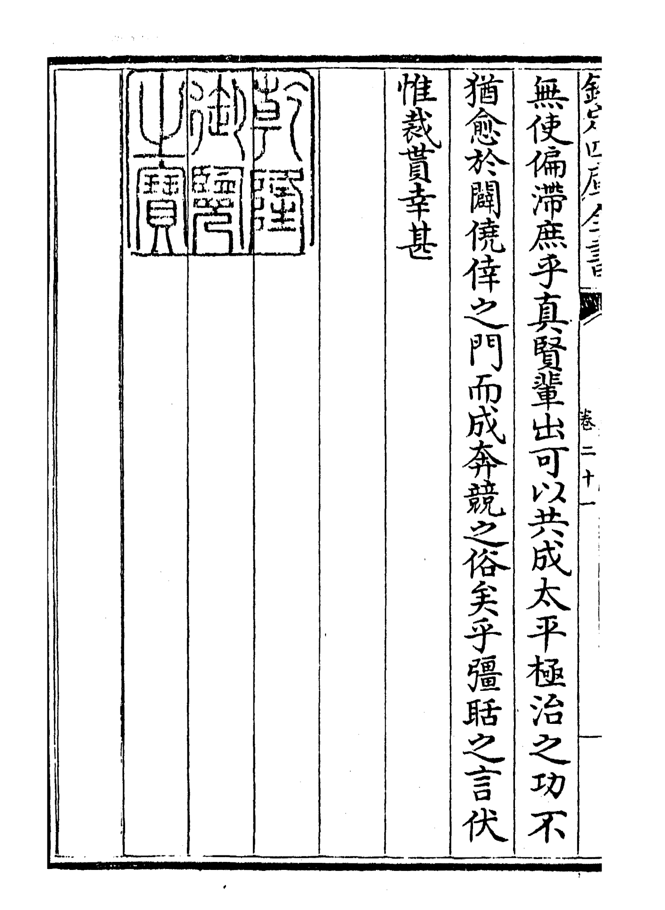
某微賤微一手借力之助姓名不到中堂不與堂差之日欲一見宰相無因至前也豈其不才而老死州縣益自有命而無復清要念宰相不從天降地出前日書生耳咫尺私第而謁不得通森列舍人而門不得掃出史院入三省鱗日視事坐未定羣吏擁合投牒赴愬者譁

言盈庭本皆有司之事非宰相所當親而行之者也其來已久如日中之市交易而後退各得其所宰相雖欲不省斷不可也且吾宋以祖宗積累之厚垂二百年七聖相承無一事過舉神考法度深明詳著循而行之三代之治未易過故歴朝宰相無赫赫之名其稱賢者特能循而行之而已太平宰相與守成之君無有二道前人固以為難矣在今日尤為不易廟堂自有定議某不敢輙論而天下事又非鯫生所當言者第以謂士寡廉

恥莫甚於今日僥倖之門四闢奔競之俗漸成一旦封
而築之闉而樞鍵之賈怨滋甚閤下以天下為度身士
夫之怨而不恤夫豈易得哉愚嘗疑士之得至於堂者
必有異於參吏部之士參吏部之士必庸常碌碌之才
賢能不待次而舉不次之舉蓋嘗有之而不廢也所謂
賢能者果真賢能乎其居不次之舉者未必盡賢能於
人也頃嘗至太宰廳見呼其名而進者青紫煜如步趨
俛仰吾屬人也言語應對吾屬人也呈劄子丐上廳歷

皆及席乞憐足容一作乞憐之音足媚之容逾時不肯下堂吏厭惡至推而去之者當是時蹴爾而與之定亦不屑也且前此知縣人而得知通初改官人除監司未入仕便乞宫觀不識字不經試便入館閣省寺臺監其濫者尤不可勝數是所謂僥倖之門四闢奔競之俗漸成不可不革也日者一切嚴之以資格之限以至罷諸局罷宫觀罷權學官省曹官私不勝公横議自屈皆閤下深究其弊自為吏部時已一一申嚴行之矣然今仕路猶未清冗

官猶未去法意猶未明是以選舉不公而真材碩能未獲見用於天下意者雖行之猶有不通之處故其弊不去耳竊惟閤下當朝名臣之後英風義槩凜然見於事為迺今起自列曹陞華省闥助吾相輔導人主其職為專而其權為不輕也方天下思治之時事無大於進賢而退不肖推而行之惟恐不力苟力則無有弗行耳見利則興見害則除在今日此不可緩惟閤下疏其根而滌其源不顧掣肘之患權衡於堂差銓選之間斟酌進退



無使偏滯庶乎真賢輩出可以共成太平極治之功不猶愈於闒僥倖之門而成奔競之俗矣乎彊聒之言伏惟裁貰幸甚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跨鼇集卷二十三至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舉人臣楊炤

謄錄舉人臣秦[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

跨鼇集卷二十二

宋 李新 撰

書

上席徽猷書

某嘗謂飲神液神遊華胥列禦寇夸大神怪其說烏有是處所邪某走徧天下及還西南迺始覺風俗恬熙人物潔麗飲食居寢幾華胥氏之國也民垂白不見兵甲老死不知飛輓無蝗蟲害稼無蝨蜮含沙過雨不言澇

亢陽不言旱大田有年人安土曠俗無流徙細民重犯法囹圄屢空斷大辟總一路歲不過二三人兹非華胥氏之國邪比年天災流行火延市區重以綿茂之役逾年不解迨今始平定烟氛寢消當息兵愛民之初務農重穀之際主上遴擇重臣坐鎮坤服閤下父子兄弟醞釀恩愛日久甘棠茇處惟席氏居多恭惟閤下元勲丕業載在日歷忠規直節著於朝端今兹入蜀治貴清靜重厚不擾而遠人安業樂生欲還中古之淳正在今日

蓋將侔華胥之國而與民俱也其官滿東蜀無罪而歸有經由之幸不一瞻拜台光以去是真不遇者也生乎同時見而師之獲並席而坐一解顏而笑又出於意外與其進不與其退在先生耳干冒鈞崇伏深戰慄

上興元呂守書

某竊嘗言呂悉本齊太公而國朝望姓尤高自秦國太師兵部儀同以學術妙天下功業冠古今載在日歷著之彛器而譜繫益大瓜瓞綿綿與川源河瀆相為流長

凡所謂南阮北鄭萬石八葉隴西李城南杜自昔稱為名家者聲望相埒曾未若閤下之家聲門閥實處有宋第一某僻在西蜀自為兒童時固已熟知矣言念吕梁漢唐輔郡而前古政迹書在簡策者姑置勿論而近時有許景山治堰崔元弼馭吏文與可鋤姦熚熚有嘉稱而閤下之治乃與二三君子爭雄灼在耳目於已行而可攷者某非敢譽也且馬遷作史首分世家而孔子設科亦列政事至於遠人大觀薄務知識豈惟曰父書家

法平訟折獄而已哉有道之人倫平子之品目許劭之
月旦得於性分而昔人之器遇往往在於隻辭片言故
童子以月蝕被賞孤生以樂句見知微雲淡漢長笛倚
樓戰場文阿房賦非有識者詎能拔出俗中借之齒牙
某前日嘗以是道進矣恭惟閤下文雅博厚該敏踈通
得之自然清聲佳句播在人口重惟冰鑑難欺止水不
揺主持風雅用人物為意某也無似幸隷麾下簿書期
會朱墨出入不敢不勉而山樊收斲聲迹幺麽其言語

蹇吃其標韻塵俗列在曹掾俛仰進趨閤下固已數見胸中固已有定處矣然某私自念齒髮甫壯筆硯不廢方將培厚所養以備閤下異時萬里驅策之嚮而新歲論薦或得出門下黃緣英識使諸公知是人以辱呂公許可由是脫去選調決無疑矣漢美實憲府多文章士唐史稱鄭從讜在太原多得士天下指為小朝廷嗚呼何物兩人者乃竊多得士名於衰世悠悠之迹而況我公者乎伏願少關意焉干冒清峻戰越不已

與宇文吏部書

某嘗謂鳶託風以高蠅託驥以遠此物之微者有所託也士君子之名垂若日星久逾金石豈無所託而然故言道必託之黄帝曲託之李奇書託之孔子然後速售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某不幸自先君捐館舍十年貧不克葬瓦棺石槨泱不僭於地下肆筵設席方量力而後起兄弟五人上下勸厲足以送往無憾但先君治命欲得高世之文以書行己之實獨此一事疚心痌首求之

十年而不獲它日辱公之從弟巨源貺公所爲祭叔父文與誌伏而讀之兄弟相視而笑曰得之矣公之立朝節義鬼神不疑天下之稱譽尊服者若出一律雖門人之惑童子之見而文有道之碑宜不媿於心惟公憐之且人萬里而來既又以勤請拒之不祥伏惟裁貰暴易之罪謹以狀布几下

答喻企先書

某頃者辱企先足下賜書索鄙文意欲私有識者取一

笑之雅退羅餘藳得一紙半編迫不得已通示足下幸
蒙拊髀之嘆别後三日洗剔故目而相見乃愈於前時
古人伸於知已者俱此類也且吾鄉於蜀為小郡衣冠
而稱士者大率不過三百人試筆硯戲場屋齧頭鼠目
呫囁兒女語讀書魚魯溷視大言者又居其半至於以
世家自名者蓋有二焉其一曰某之先為都押衙在邑
里為有門望是子之所不加我者此也其一曰某之先
據山澤利所藏不減陶朱猗頓是子之所不加我者此

也其間又有奔合世務趨炎赴竈傳觴為壽而不敢膝席信其唲唖而諾不後時必曰某人與鄉選者幾某家登進士第者幾此皆僕所常論而非妄也今足下於鄉選與進士閴然無聞在閭巷且揺手不得低眉舉足猶有践影之嫌僕世世又非都押衙與據山澤利者人所不信固可知矣足下意不悟此而强欲以僕文字之惡張大其所可稱恐竟不能得許可於人祗取辱耳且越蜀之犬畏雪與日倉皇吠噬至無雪與日而後已此柳

先生所以為戒也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往者
吾廬畜數犬呼而前却而後帖耳揺尾唯主人之聽僕
一日振衣彈冠自外而至羣犬驚齗不已葢吠非其常
者惟足下奮不顧此攘臂而稱道嘘濡挽摩借之聲光
以幸萬一期以取信於人曾不知自累於不信也顧足
下察焉無為所毀以重其過夫以昔人家貧猶不得推
擇為吏笑談不羈而人目之為狂類多有之矣豈獨今
日哉足下為文未嘗蹈襲古人語言其清簡蕭灑過僕

數等其詩與詞僕願學焉若其志大識遠終始然諾讀書盟死生好惡捐凡俗此又僕所以求近也足下於僕可取而拳拳若此昨日遣人奉謝而請所褒貶足下猶再三見器以盡推轂之意有如徇名而求實屑玉而求瑕則僕將不勝其責且懼足下譽未絶口而唾詈繼之敢告不敏

謝張德翁書

某頓首拜手某比寫詩凡二十篇浼獻左右退省拙惡

無地羞死哇逕小兒作蒼蠅聲謾言綺語想足下不笑則唾末吏踵庭有詩為辱故鄉之榮何必以錦為耀是一日伸於知已斯足矣伏而讀之至於再至於三凡昔之所謂盈川先生者幸親炙於今日僕雖不才不得如王楊亦將如盧駱而後止且僕生二十有三年無它知喜與黄卷聖賢語故於書無所不讀又有四方志故嘗南走江淮西過關隴往來陜洛之郊每經崇山大澤則氣宇廓落當月明風清則志思灑然時出語辭不覺成

詩僅與聲律相通因以是意不求之它人而見之足下伏惟足下指導其所以非詩以成其所以為詩則足下之所謂繼謫仙者復何人哉僕誠有望也前日謁上五十六言間有郝婁長者之句誤作霍字就煩改正無狀涴塵不勝驚負稍隙再見猶復以詩為終日清談

答喻晞文書

譚子圖經及神仙集録皆載天池本末太平廣記亦有傳池直長三尋許濶十丈深丈餘舊有水閣臨池砌池

之西南有觀音堂在馬凡歲之上巳端午陵之人空城郭以遊叩檻觀魚以餅餌食之善没者泅不及半其曠可知池廢而人不及遊者幾四十年父老傳陵凡旱亢禱於池皆有應又云池涸而魚躍去其言近迂未易言也昨彖詢訪退請族長之所見與里巷所聞書以為寄大抵物之興衰皆有數繫主之者何如耳然此地久為好事者嗟惜收復舊觀正在今日餘俟自見索言之

上姚宣德書

某甚愚無知竊意比日士子通名於將命者詎止一二或為歌詩或敷為書翰辭甚謙下以求教者高自推譽以求知者有得半面之識挾為終身之榮有遂外臺之請廓達入仕之階此誠厚幸矣然決未有持孝義之說以為左右獻者愚請畢焉且讀古人書當以古人自期而世豈有無親之國邪故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豈有無賢之世邪故古者求賢士必於慕義之家某頃嘗隸籍太學丘墓之邑違去六年鬱鬱念桑梓以謂事

親之日少每當春秋上壽時執觴四顧祇自寒心欲於是時脱身西歸日暮道遠倒行逆曳復且隱忍就功名有如何蕃謁陽城還養久留不敢某殆失所以為孝之意又嘗雅善西南之士聞明公名久矣往年京師始謀一見適不在館閣拘於假告後數日復一見會朝車已出都門私懐惓惓如有所未盡有如魏勃見曹參無因持為之掃門某殆失所以慕義之志嗟乎如某者尚何言哉大抵人心貴無慊茍有不至何苦倔彊為近甫還

故國既得伸所以事親之孝居無何丁明公下車復盡所以慕賢之義皇天后土不違所存譬夫飢者得食已食而甘俄享珍饌操顧畢矣恭惟明公當朝名臣之後奮功業為二千石剛斷靖重得之自然千金成諾足以走冠蓋一日閉閤足以移風俗聽政未浹旬月而三尺童子皆自鼓舞以相告曰昔一郡百太守今百郡一太守雖古之諸侯近世刺史未易過也某方且以忠義自撫而謂向也不足今則盡善因索紙裁書敬叙所以不

及藻飾蓋其文華者其言浮其言浮者其行矯慝將以
古人自期不復作此矣迂率之至干冒崇重不勝驚愧

上漕使書

某嘗謂冢宰制國用而戶部度支知總其書數而已至
於生而用之制節謹度經費斡旋蓋付一道之使日者
削平瀘夷闢新疆建城市營宮室儲兵給農飛芻輓粟
導濫觴之源供尾閭之泄疏左而右竭應右而左胥自
有東蜀已來其賦入如是而止耳舉版籍以覆視幾無

所用其智巧而又有司不知出内之吝從而腐耗之甚可誚也坐龥廩者忽豆鍾釜龠之數居帑藏者有緘縢扃鑰之名因循喋嘿吏緣為姦不可條舉某昔佐幕武信嘗病税務除官監外如遂寧遣專攔發船與收過税而縣官不與其事因都廳鞠衙校温約始窺見其獘約以差次當至遂寧既在外邑挾州郡之勢無敢誰何凡養妻孥飲嚼𢱤博外月猶得四百千是一專攔之身一歲之得幾七八千緡其它可以類舉合之外鎮如獨柏

峽口三四處皆付之攔頭以為擾輕而增虧未嘗比較歲又不下數千緡二州某所歷官處故為公言其略此關市之征所蓄者非遺利也試講求之必有毫末之助又比年公使增錢以養州郡之廉而場務官以醋息羨餘為能商旅去來舟車一至不問課利之多寡先令認醋息然後收稅蓋醋息有厚得而利速課利有常數而增虧不問彼何憚而不為邪其為名則曰頭子錢所謂使司公庫僅有二分之得而州郡所倍之一時之令以

添置公用為文而其實制不急之物如舞衣樂器之類是也若約有司通融俟發綱應奉軍須稍畢乃得支用以二分之得而通四分為用是本司歲計有六分之入也季黜官下縣不究其實虚張聲勢隨例供報以為訖事安知取之甚艱而耗之甚易當優游閒暇之時且為不可況偃兵息民之初務農重穀之際錙銖之積所當宜先是安可置而弗問邪其疎謬無取辱先生招來之意寵甚恐亦有所詢採敢略陳之幸毋以迂緩不切於

事情而後爲得也

代元武上新刺史書

某竊言士大夫前不爲科舉所誘後不爲生事所迫其志與氣果何如哉猝嗟風雲激回狂瀾平揖不解顔繩墨非所羈其爲人可與奮不可與留可與榮不可與憂平居無事往往以仲舒賈誼自許此無它適其幸遇有二焉單言暫謀偶合世主冠佩雍容遊廟堂之雲霄旦歷仕階夕名忠良昧爽而指期卿相矣又其次伸於知

已為當路者深器曳長裾公侯之門挾左右半面之知方且有德色而自以為功如二者士豈得皆然千載之一時百世之一人耳有如不幸不得為天子臣不得為公侯客士類見鄙里閭追咎流俗難合無與偶者豈其今日謂邪某始祖本長安崎嶇遠宦流落僑寓五世居陵迫於寒微人所不齒兄弟復無它長號為遲鈍不及事而望族之家因亦媒孽其短不與所進砥礪場屋終不得一名雖自豪憤時亦抑鬱矣伏惟明公以功業起

名以忠義事上如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隷皆見其光明宜不肖無復道也比者車從東來某首執刺道左後數日謁先聖某復從執事後塵雖拳拳若此亦自無取且古語云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將軍諾又云此生不願萬户侯直願一識韓荆州祈於幸遇昔人皆然願賜指教而激昂之則志與氣某尚可鼓而前也

言科舉書

某名位低下習為高語不識揭厲妄用所業贄顯人將以伸而公府潭潭若淵顯人胷中無涯涘自當不報始時欲言舐筆和墨臨文輒罷曰是大亡益秖自勞耳幸今閤下訂意人物與前者不侔故某兩有所獻未瀌清濁澌鐘牛鐸不入里耳冀天下之知聲音者過而問焉竊惟科舉一事西南碩學病之久矣古有鄉舉里選之法推有德行道藝者登其數於王王拜而受之謂之賢能之書戰國之士急喘疾馳榮譽朝夕謂談仁義如孟

軻於齊不過為下卿談王制若荀況於楚不過為祭酒儒其業若叔孫通於秦不過為博士去而學兵學兵可為將不如學揣摩揣摩可以為相於是周孔之道脆弱不振者久矣漢代崇經士皆專門非伏生書田何易則謂之無師非父子傳授則謂之無法故漢之文章閎博淵粹號為得人之盛下此如魏如晉如齊梁間設科不一而士氣浮偽無可持循者今日取士大抵與唐相低昂而法度櫛比往往過之然郡國變詐未能盡去且一

經之弊甚于聲律而命題植意可以網羅每聞邛之士走蜀蜀之士走眉成都緜漢彭嘉陵簡之士又不知其他走也多購厚蓄更相貿易以中有司之求而迂學陋生杌胙圖史大挾以入有司任好惡不以全場定去留見皮相馬用揣測律未能考實其失愈多中間賂遺賄行幽談聚笑神鬼淒惻汙吏不顧崇滿谿壑外樹牙纛中啓關鍵棘闈重重無補嚴密同列者豈能究之哉視其面若無蹊隧可入而其意之所私高則出月脇遠則

過暘谷其深包曲藏則在蒼梧雲夢之野同列者豈能究之哉剽金者忘人貪餌者忘鉤有司之不公不明者忘法且三晉之士尚權變有因權變以成功齊魯之士競口舌有因口舌以得官習則為風恬豈知怪而況科舉乎唐薛登嘗言今之舉人有乖事實明制才下試遣搜揚驅馳府寺之庭出入王公之第俗號舉人謂之覔舉覔為自求之稱非人知之辭其為獘何特今日邪崔郾試士東都吳武陵持杜牧阿房賦詣郾使以第一人

處之鄙以有所主而放之出得第五是非為有力者所
奪邪往年劉青州關情於此故文移校官丁寧訶切往
返件諭開陳根萌以逆閉其塗而十四郡之士以此相
慶其檄草當在尚可覆視也吁三歲括賢於海內實朝
廷大事其上以為三公其次有簿書獄訟錢穀之寄雖
小亦有民社之託而令俗才僥倖以得盜天官者愚弄
其衡柄直使人惋憤恭惟閤下以文雅道實取至公上
第周流四方知人之情偽而皇華之光再照右蜀雍容

温潤出於天姿和而不同緩而不迫以待吾蜀之能言者有使者若此其忍負之哉如上所陳倘可徵採願閑燕索言之

與家中孺提舉論優恤戶絶書

某竊惟戶絶之法朝廷行之最為周密夫民不幸至於戶絶倉庫牛馬屋下地上器皿毛髪四至八到一拳之土皆歸於官者鄰未至官吏未及則移易晦匿唯恐其後法有被差官五日起發蓋以防欺故雖替移不交與

後官而今有被受文移逾月不往甚者逾年不往以至替移不復省問寧得無欺邪夫死者目未瞑一簪不得著身披出括入無所不至又有明給齎送之費令近親營辦之法令州縣至檢括財物而不知給與費用若此等事皆廉按之所當行為今莫若州置籍具某日某縣中某所户絶某日差某官某官某日繳到文帳内給若干錢為齎送其行遣次等與依違限日按圖炳炳可見矣且鰥寡孤獨法朝廷所以子惠困窮而推行法意往

往踈漏官為居養蓋以戶絶物養之不足則繼以常平息錢以戶絶屋居之不足則繼以官屋今州縣有處據舊條仍付親戚村坊養恤或祇給米豆而不居之以屋夫居以屋欲籠而養之幼者待壯老者終天年而後已謂之無告之民彼將舍此而奚歸哉立法至此不為不周故曰推行者踈漏耳某小官真不守分重惟在閤下閭井之末聲音不殊用是不復閑氣臨紙信筆蔑有文彩他日行部借與閒燕當索言之

與宇文吏部干墓誌書

某昔辱公之從弟巨源貺公所為祭叔父文與誌某以書簡祐夫明舉謂子思著中庸孟軻與告子萬章荅問之書二千年無此作乃及今見之且大書二通以訓子而孫伯遠謂如仲舒某嘗復之曰仲舒之學不醇乎經其作繁露背孔子意者十六七首禜祭行啟閉不質陰陽而陰陽亡序言災異身幾不免於戮辱䞭孟祖其餘卒投禍機是安可擬公公之文與行稱是其於道也能

言之且能行之茲天下之公議某所不敢私也某先子死有歲月貧不克葬甚且病一旦殞溝壑則先君節義不揚於世茲世所謂不肖子不肖子與無子等寧無子焉有子而不肖則將焉用之元祐初某丞南鄭聞先君卧疾丐身歸寧不待報步走十日至陵問省牀下先君命某來前曰良苦吾氣惙惙待盡日夜固已望汝之歸也無咨它事第與我求文行高於世者其言足信於天下俾後人不疑誌書吾實於石柱表之墓陽則吾有

子矣其有弟四人其三人核意學古清厲頴秀悉通經相與求文行高於世者十年矣今得之吏部云知其貧必弗肯重辭謹以狀布